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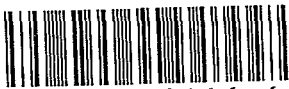
旅大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友誼文藝叢書之九

伊哥爾·布萊却夫

M·高爾基著  
芳信譯



879.55  
643-49



3 0532 8416 6

## 人物

伊哥爾·布萊却夫。

占妮亞，他的太太。

瓦爾瓦娜，他的女兒，占妮亞生。

亞力山得娜，他的不合法的女兒。

米蘭妮亞，尼院長，他太太的姊妹。

茲汪佐夫，瓦爾瓦娜的丈夫。

且丁，茲汪佐夫的表弟。

摩克伊·巴希金。

瓦西里，陀斯狄加葉夫。

伊麗查委達，陀斯狄加葉夫的太太。

安唐妮娜，陀斯狄加葉夫前妻所生的兒女。

亞列克西

巴夫林，牧師。

一個大夫。

一個喇叭手。

佐布諾娃，巫婆。

證洛波特伊，呆子。

格拉菲娜，女僕。

達伊西亞，米蘭妮亞的女僕，一個小尼姑。

摩克魯梭夫，警察。

耶可夫·拉甫特也夫，布萊却夫的義子。

唐拿特，一個看森林的人。

## 第一幕

(一個富商家裏的飯廳。家具是笨重而難看的。在一張皮製的寬榻傍邊，有一個樓梯直通二樓。

右邊基角上有一個大落地窗通到花園。這是一個明朗的冬日。占妮亞坐在桌子傍邊洗杯盤碗盞。

格拉菲娜在落地窗前整理花朵。亞力山得娜(簡稱秀娜)進來。她穿着睡衣，裸腳穿着拖鞋。她的頭髮沒有梳理，並且是紅的，就跟伊哥爾·布萊却夫的紅頭髮一樣。)

占妮亞：哦，秀娜，你還沒睡够嗎？

秀娜：別跟我鬧脾氣吧，這是沒有用的。格拉霞——給我點兒咖啡！報紙在那兒？

格拉菲娜：我把它送到樓上瓦爾瓦娜·伊哥洛芙娜那兒去了。

秀娜：那麼，把它拿下來吧。死鬼，一家子只定一份報。

占妮亞：你叫誰是死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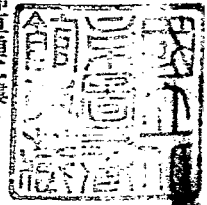
秀娜：爸爸在家嗎？

占妮亞：沒有，他去拜望傷兵去了。誰是死鬼——茲汪佐夫夫婦嗎？

秀娜：對啦。(在電話邊。)一千七百六十三號。

占妮亞：好，我要對茲汪佐夫夫婦說你罵他們！

秀娜(打電話)：叫唐妮亞聽電話！



占妮亞：我真不知道你要鬧到什麼地步爲止？

秀娜：你是安唐妮娜嗎？咱們去溜水，好不好？不去？爲什麼？你要去看戲嗎？別去了吧！哦，你呀，你這個——沒過門的小寡婦！——噯，那麼，好吧。

占妮亞：你怎麼叫這個姑娘做小寡婦？

秀娜：她的未婚夫不是死了嗎？

占妮亞：可是，她還是個姑娘呀。

秀娜：你怎麼知道？

占妮亞：哦，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

格拉菲娜（端上咖啡）：瓦爾瓦娜·伊哥洛芙娜自己會把報拿下來。

占妮亞：就你的年紀說，你知道得真是太多了。小心點兒吧——你知道得越少，你就睡得越香。我跟你這樣大年紀的時候，什麼也不知道。

秀娜：就跟你現在一樣……

占妮亞：哦，你呀！

秀娜：姊姊一本正經地下樓來了。Bonjour, madame! Comment ça va?

瓦爾瓦娜：現在十一點鐘了，你衣服還沒有穿好，頭髮也沒有梳好……

秀娜：又來囉嗦了！

瓦爾瓦娜：因爲爸爸疼你，加上他生病，所以你就越來越不要臉了……

秀娜：一輩子都是這幾句話嗎？

占妮亞：她還管得着她爸爸的身體嗎？

瓦爾瓦娜：我非把你的舉動告訴他不可！

秀娜：那要先謝謝你了。說完了沒有？

瓦爾瓦娜：傻瓜！

秀娜：你別忙。我才不是傻瓜呢。

瓦爾瓦娜：你這紅頭髮蠢貨！

秀娜：瓦爾瓦娜·伊哥洛夫娜，你簡直是白費唾沫。

占妮亞：指教她是沒有用的！

秀娜：你的性子也暴躁起來了。

瓦爾瓦娜：哦，好啦，好啦，真要命！媽，咱們到廚房裏去吧，厨子正在大發脾氣！

占妮亞：他先去了本性，他兒子被打死了。

瓦爾瓦娜：可是，他沒有大發脾氣的理由。近來被打死的人可多着呢！

（她們出去。）

秀娜：可不是嗎，要是她那親愛的丈夫安得魯變假讓人給幹了的話，那她可要吵得死去活來了！

格拉菲娜：你這樣逗她們有什麼意思呢？快喝咖啡吧，我得把這兒收拾乾淨。（端着茶炊出去。）

（秀娜閉着眼睛，兩手抱住篷起紅髮的後腦，靠在椅子背上坐着。）

茲汪佐夫（穿着拖鞋輕輕地走下樓來，幽手幽脚地偷着走過去，從後面把她拖住）：紅毛姑娘，你在

空想什麼呀？

秀娜（沒有睜開眼睛，一動也不動）：別碰我。

茲汪佐夫：爲什麼不？這一着你不是喜歡的嗎？你答應是呀。這一着你喜欢嗎？

秀娜：不。

茲汪佐夫：你爲什麼不？

秀娜：得了吧。你不過是假惺惺罷了。你不喜歡我。

茲汪佐夫：可是你想我喜歡你，對不對？

（瓦爾瓦娜在樓梯上出現。）

秀娜：要是瓦爾瓦娜知道了的話：

茲汪佐夫：噓！（走開，用激訓的語氣說）：唔——對啦——你應該幹。你非陰書不可。

瓦爾瓦娜：她寧可無禮取鬧，還寧可跟安唐妮哪一塊吹肥皂泡兒。

秀娜：噯，我爲什麼不可以呢？我愛吹肥皂泡兒。難道你捨不得肥皂嗎？

瓦爾瓦娜：我只是可憐你罷了。我真不知道你怎麼得了。事實上你是從女學校裏給開除出來的。

秀娜：沒有的事。

瓦爾瓦娜：你的女朋友是半瘋半癲的。

茲汪佐夫：她想學音樂。



瓦爾瓦娜：誰？

茲汪佐夫：秀娜。

秀娜：沒有的事。我根本不想學音樂。

瓦爾瓦娜：你這個念頭是打那兒來的？

茲汪佐夫：秀娜，你不是對我說你想學的吗？

秀娜（走出去）：沒有，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茲汪佐夫：唔；真奇怪。我自己不會捏造的呀。瓦爾亞，你對她太刻薄了……

瓦爾瓦娜：你却太親熱了。

茲汪佐夫：你說『太親熱了』是什麼意思？你知道我有什麼用意。

瓦爾瓦娜：有什麼用意我可不管，我倒是覺得你有點兒太親熱了。

茲汪佐夫：你所想的是多無聊的事情啊！

瓦爾瓦娜：無聊嗎？

茲汪佐夫：可不是嗎，難道你自己不明白：在這樣嚴重的關頭——還有功夫來爭風吃醋嗎？

瓦爾瓦娜：爲什麼你要跑下樓來？

茲汪佐夫：我嗎？：這個：報上有一個廣告。還有看森林的人來了，他說農民們逮住了一條熊。

瓦爾瓦娜：唐拿特在廚房裏。廣告上說什麼？

茲汪佐夫：我受不了！你怎麼可以跟我這樣說話？我是什麼人——一個小娃娃嗎？豈有此理……

瓦爾瓦娜：喂，你別激動吧！我相信爸爸回來了。瞧你那副德性！

（茲汪佐夫匆匆地跑上樓去。瓦爾瓦娜出去接她父親。秀娜跑進來打電話。她這會兒穿着一件暖綠色的毛織品短衫和帽子。布萊却夫登場，攔住她，並且默然地把她抱在懷裏。巴夫林神父，穿着一件淡紫色的法衣，跟着布萊却夫走進屋子裏來。）

布萊却夫（用胳膊繞住秀娜的腰在桌子傍邊坐下。她撫摸他那快要變成灰白色的銅色的頭髮）：許多人變成了殘廢，看起來真可怕：

巴夫林神父：秀娜，你好——哎喲，你長得這麼豐滿了嗎？對不起，我進來的時候沒有問候你：

秀娜：巴夫林神父，我本應該跟您請安的，可是爸爸一把拖住了我，並且好像一條熊似地抱緊着我呢：

布萊却夫：別說了！秀娜！你聽我說！那些人現在幹什麼好呢？其實，在大戰以前，我們俄國有的是沒有用的人。我們本不應該捲進這個戰爭的漩渦的：

• 巴夫林神父（嘆息）：高級政策的精神：

布萊却夫：當日俄戰爭發生的時候，結果這個政策也鬧得糟透了，而且我們在世界面前丟盡了臉。

巴夫林神父：然而，戰爭不僅造成破壞，而且它也使人在兩方面致富——在經驗方面和在：

布萊却夫：有的人打仗，而有的人却搶劫：

巴夫林神父：此外，世界上的任何事都沒有不是遵照上帝的意旨而行的——我們在這兒噹噹咕咕的，究竟有什麼意思呢？

布萊却夫：喂，巴夫林。沙委萊葉夫，別說教了吧！秀娜，你要去——溜水嗎？

秀娜：對啦，我正等着安東妮娜呢。

布萊却夫：行！：要是你沒走的話——那我過四、五分鐘就叫你進來。（秀娜跑出去。）

巴夫林神父：這位姑娘長得真快！

布萊却夫：是的，她的體格怪不錯，敏捷極了，可是她的臉子倒是個缺點。她母親長得怪難看。聰明雖然是聰明，可是難看得很。

巴夫林神父：亞力山得娜·伊哥洛芙娜的臉子：呃：雖然是奇特：可是：並不見得不可愛。她母親是那兒人？

布萊却夫：她是西伯利亞人。你談到高級政策：上帝的意旨：和此外一切的事。可是，俄羅斯國會怎麼樣？這個國會是從那兒來的？

巴夫林神父：俄羅斯國會是：噯，你可以說是：政府對自身權力的限制：許多人甚至于把它看作嚴重的錯誤，可是就一個正教徒說，批評這樣的問題是不適當的。既然它可以使今天的僧侶加強勇氣：

並且加深對皇上和祖國的熱愛：

布萊却夫：你的勇氣固然加強了，可是你却失敗了！

巴夫林神父：像你所知的那麼，我已勸過寺院的長老把本寺的歌唱隊擴充，我還和伯特林將軍談到過爲了你的守護神伊哥天使的聖名才蓋的新寺院裏邊的一口銅鐘的捐款：

布萊却夫：關於銅鐘的捐款，也許他連一個子兒也沒給你吧？

巴夫林神父：對啦，他拒絕了，甚至于他還開了一個掃興的玩笑。他說：「就是在軍樂隊裏，那些銅樂器也叫我受不了。」現在，由于您的貴恙的關係，是不是可以請您爲了這口銅鑼樂助一筆捐款呢？

布萊却夫（站起來）：鐘聲是治不了病的。

巴夫林神父：這話誰能說呢？科學並不知道疾病的原因。我會聽說過，在外國的療養院裏，他們用音樂治病。在我們俄國，有一個消防員——他吹喇叭替人治病：

布萊却夫（咯咯而笑）：什麼喇叭？

巴夫林神父：銅喇叭。據說，這種喇叭大極了。

布萊却夫：那當然，要是大喇叭的話：它能給人治病嗎？

巴夫林神父：他們說能。我親愛的伊哥爾·瓦西里羅奇，什麼都是可能的！什麼都是可能的！我們住在神秘裏，住在無數的，不可思議的神秘底黑暗裏。我們相信我們看見光，可是這同樣的光是從我們的理性產生出來的，只是我們的肉眼所見到的光，也許，儘管它沒有完全消滅，而我們的靈魂甚至于却被我們的理性造成了黑暗。

布萊却夫（嘆氣）：對，你知道的東西可真多：

巴夫林神父（越發起勁地）：譬如：就拿活神仙潑洛可比伊來說吧；這個人歡天喜地過日子，而無知之徒却把他叫作呆子。

布萊却夫：啊，又來——說教了！那麼，再會吧。我乏極了。

巴夫林神父：望您多多保重身體。我會爲您禱告上帝……（出去。）

布萊却夫（摸摸自己的右腹，走近榻去，恨恨地說）：這隻蠢豬：靠基督的血肉給養得胖胖的：格拉菲

娜！喂！

（瓦爾瓦娜登場。）

瓦爾瓦娜：什麼事？

布萊却夫：沒事，我只不過叫一叫格拉菲罷了。哎唷，你的樣子真活潑！你上那兒去？

瓦爾瓦娜：去看慰勞傷兵出院的義務戲。

布萊却夫：難道你的鼻子也要戴眼鏡嗎？我相信你的眼睛用不着戴，你戴眼鏡只不過爲了時髦罷了。

瓦爾瓦娜：爸爸，您應該跟亞力山得娜說一說，她的舉動可怕極了。她真變得叫人受不了。

（瓦爾瓦娜退場。）

布萊却夫：你們都是好人！走吧！（獨自喃喃地說。）受不了。等我病好了的時候，我要讓你們瞧瞧

什麼叫受得了。

（格拉菲登場。）

格拉菲：您叫我嗎？

布萊却夫：對啦。哦，格拉卡，你多漂亮啊！真棒！就跟銅鐘一樣的結實！可是瓦爾瓦娜呢——她簡

直是一把骨頭！

格拉菲娜（聳着樓上）：好在她是一把骨頭。要是她長得好看的話，那您也要把她拖上牀了。

布萊却夫：什麼？我親生的女兒？想你說的是什麼話，傻瓜！

格拉菲娜：我知道我說的是什麼話！您把秀娜緊緊地摟着，好像她是別人似的——就跟兵士一樣！

布萊却夫（驚惶失措地）：格拉菲娜，你真的瘋了嗎？你是不是吃我女兒的醋？你敢這麼想到秀娜。

好像兵士似的：好像別人似的！難道你自己跟兵士有一手嗎？哎？

格拉菲娜：談這種話，這不是地方；也不是時候。您叫我幹什麼？

布萊却夫：叫唐拿特來。等一等！——把你的手給我。你倒是真愛我，對不對？那怕我正在生病？

格拉菲娜（把胳膊繞住他的脖子）：我的心都給你弄碎了；別再生病了吧！別生病了吧。（掙開身子跑出去。布萊却夫微笑，雖然他的眉頭繃緊。他舐舐嘴唇，然後搖搖頭。躺下。）

（唐拿特登場。）

唐拿特：伊哥爾·瓦西里維奇，您身體好點兒嗎？

布萊却夫：謝謝。有什麼消息嗎？

唐拿特：有好消息。我們逮住了一條熊。

布萊却夫（嘆氣）：唉，這；這是一件可以羨慕的事情，並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現在熊引不起我的興趣了。他們在伐木嗎？

唐拿特：伐得不太快。人手不夠。

（占妮亞進來。她穿着華麗的衣服，手指上戴着很多戒指。）

布萊却夫：什麼事？

占妮亞：沒事。你千萬不要一心一意地想到能這死東西，伊哥爾，你是打不得獵的。

布萊却夫：別響！你說人手不夠嗎？

唐拿特：剩下來的只有老頭子和小孩子。他們把五十名戰犯送給了公爵，可是這些人對於伐木是沒有用的。

布萊却夫：他們對於女人們倒是的確有用。

唐拿特：對啦，有這麼一碼事。

布萊却夫：哦：現在女人們都餓得慌。

占妮亞：我聽說現在鄉村裏有的是傷風敗俗的事：

唐拿特：阿金妮亞。耶可夫蘭字哪，爲什麼您要說這是傷風敗俗呢？男人都被殺光了，孩子又非養不可，對不對？這樣一來，那些幹殺人買賣的，就得幹養孩子的買賣了：

布萊却夫：好像是的。

占妮亞：碎，女人跟戰犯生的是什麼樣的孩子啊？可是，當然，要是男人是壯健結實的傢伙的話：

布萊却夫：要是女人是傻瓜的話——那男人可不想要跟她生孩子了。

占妮亞：咱們女人可聰明着呢。討厭的是所有結實的漢子都給拖去打仗去了，留在家裏的連一個男人也沒有，有的只是些：代表！

布萊却夫：太多人給斷送了：

占妮亞：那麼，其餘的人便可以過好日子了。

布萊却夫：你說的正是這種傻頭傻腦的話！

唐拿特：沙皇永遠吃不飽人民。

布萊却夫：你說什麼話？

唐拿特：我說，沙皇永遠吃不飽人民。我們連自身也養活不了，而我們却還想要征服別人。

布萊却夫：對啦。完全對啦！

唐拿特：我們就無法說明這次英勇作戰的意義。因為貪心，所以現在我們把脖子給套上了。

布萊却夫：唐拿特，你簡直不錯！我的乾兒子——耶可夫——他也是這樣說的：貪心是一切罪惡的根

源。他在那邊怎麼樣了？

唐拿特：他很不錯。他是一個聰明的傢伙。

占妮亞：哼！聰明！他只不過膽大臉厚罷了，根本就不聰明。

唐拿特：阿金妮亞·耶可笑蘭半娜，因為他聰明，所以他才膽大臉厚。伊哥爾·瓦西里維奇，他逮住

了十來個逃兵，給他們活幹，並且他們幹活幹得好極了。要不然，他們還在做小偷兒呢。

布萊却夫：唔——這倒：不過，要是麥克魯梭夫聽見了的話——那他可要鬧麻煩了。

唐拿特：麥克魯梭夫知道。他甚至於高興。他更可以安心了。

布萊却夫：好吧，留神點兒：

（茲汪佐夫走下樓來。）

唐拿特：那麼，像我剛才所說的一樣——把熊怎麼辦呢：



布萊却夫：熊嗎——你怎麼辦都成。

茲汪佐夫：您讓我把熊送給伯特林將軍，好嗎？您知道，他用得着：

布萊却夫：是的，我知道，我知道。送給他吧，要不然就送給主教，只要你高興！

占妮亞（笑）：我倒是愛贈一熊打熊的主教。

布萊却夫：我可累了。唐拿特，再見吧。萬事都不如意，老朋友，對不對？從我生病以來，什麼事情都糟極極了。（唐拿特不聲不響地鞠一鞠躬，退場。）阿金妮亞，叫秀娜來。喂，安得烈伊，你有什么事？快說吧！

茲汪佐夫：就是關於耶可夫·拉甫特也夫的事。

布萊却夫：怎麼樣？

茲汪佐夫：我聽說他跟：有政治嫌疑的人在一塊鬼混，並且在柯坡梭沃市場，他對農民宣講反抗政府的演說。

布萊却夫：胡說！目前有什麼市場？有什麼農民？爲什麼你們老是跟耶可夫過不去？

茲汪佐夫：他總算是這個家庭的一份子。

（秀娜跑進來。）

布萊却夫：總算是！……你們完全不把他當作這個家庭的一份子。因此他連禮拜天也不來吃午飯……安得烈伊，你這會兒走吧，有話以後再說。

（茲汪佐夫退場。）

秀娜：說耶可夫來着嗎？

布萊却夫：不關你事。在這兒坐下吧。大夥兒跟你也過不去。

秀娜：你說大夥兒是誰？

布萊却夫：阿金妮亞，瓦爾瓦娜：

秀娜：哦，無論如何，她們算不了大夥兒。

布萊却夫：秀娜，我是說正經話。

秀娜：不，您說正經話的時候，您可不是這樣說的。

布萊却夫：你對他們大夥兒非常魯莽，並且你什麼事也不幹：

秀娜：可是，如果我什麼事也不幹的話，那我怎麼會魯莽呢？

布萊却夫：什麼人的話你也不聽。

秀娜：我什麼人的話都聽。我就討厭聽他們的話，紅頭髮。

布萊却夫：你自己是紅頭髮——你的紅頭髮比我多得多。並且你跟我說話也沒規矩！我應當說你一頓

，可是我不想說。

秀娜：要是您不想說的話，那就甭說吧。

布萊却夫：這句話我倒是中意！要是您不想說的話——那就甭說吧，真是！這樣一來，天下便太平無

事了，對不對？可是，這是不成的呀！

秀娜：誰攔阻了您嗎？

布萊却夫：誰；誰都攔阻我。可是，這樣的事情你不懂得。

秀娜：那麼，教教我吧，那我就會懂得，那他們就不會攔阻我：

布萊却夫：這是一件不能教的事情！阿金妮亞，你又來了嗎？你爲什麼要跑來跑去的？你找什麼？

占妮亞：大夫來了。巴希金也等着要看你。亞力山得娜，把你的裙子拿下來吧。這樣的坐相！

布萊却夫（起身）：好吧，叫大夫進來吧。我真不能躺下來，簡直痛極了。唉——呀！……秀娜，跑開吧！可別把腳給摔壞啦。

大夫：您早！您今天覺得怎麼樣？

布萊却夫：糟極了。尼勞特·格里哥利維奇，您跟我看病簡直是白費氣力。

大夫：得啦，得啦，咱們到裏邊去瞧瞧吧。

布萊却夫（跟他一塊出去）：把您知道的那最厲害的，最貴的藥給我吃吧；我非恢復健康不可。要是

您把我給醫好了的話，那我就再造一個醫院，請您當院長，那麼，您便可以暢所欲言爲地幹了……（他們退場。）

（巴希金登場。）

占妮亞：大夫怎麼說？

巴希金：他說，是癩病，是肝臟痛。

占妮亞：哎喲，天呀！他們會想到生這樣的病！

巴希金：他說，這是一種很危險的病。

占妮亞：哦，當然他這樣說。誰都以爲自己的事情是最難弄的。

巴希金：您想想看，在這樣的時候生病！錢就好像從一個破口袋裏漏出來似地掉在到處；昨天的叫化子現在都變成了財主，可是他在這兒：

占妮亞：一點兒也不錯！許多人都越來越有錢了，越有錢了：

巴希金：陀斯狄加葉夫胖得就那麼鬆着鈕扣在到處跑，並且他談起錢來非上千不談。要是您問我的話，我覺得伊哥爾·瓦西里維奇的心裏，好像有點兒悶悶不樂似的。有一天他這樣說：『我活到現在，一直把一件真事情給錯過了。』他說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占妮亞：哦，我也注意到他說的這句話——不是什麼好話。

巴希金：並且他是靠你跟你姊姊的錢成家立業的。他應當把錢增加起來才對。

占妮亞：我錯了，摩克依，我老早就知道這一着——是的，我錯了。我嫁給了我父親舖子裏的一個助手，可是他不是適當的人。要是我嫁給了你的話——那我們在一塊過的是多麼安樂的日子啊。可是他：我的天呀！事情會落到他的手裏！我要受他的氣！把一個私生女兒帶到家裏來，讓她來麻煩我。他選的女婿——是個最壞的壞蛋。摩克依·比特羅維奇，我害怕這個女婿和瓦爾瓦唧會糊我，會欺騙我，結果把我弄成一個叫化子：

巴希金：我並不覺得詫異。這是作戰的時候。在戰爭裏，既沒有羞恥，也沒有同情。

占妮亞：你——你是我們家裏的老傭人，我父親把你的生活弄得安定——你得想到想到我：

巴希金：我所要做的正是這件事情：（茲汪佐夫出現。）

茲汪佐夫：大夫走了沒有？

占妮亞：沒有，還在那邊。

茲汪佐夫：喂，摩克依·比特羅維奇，布疋怎麼樣了？

巴希金：伯特林不肯要。

茲汪佐夫：我們給多少錢他才同意？

巴希金：五千元左右——不能再少了。

占妮亞：強盜！老賊。

茲汪佐夫：還是由琴妮的手交給他嗎？

巴希金：對啦——跟平常一樣。

占妮亞：五千盧布！爲什麼？嘎？

茲汪佐夫：近來錢不值錢了。

占妮亞：不錯，可是在別人口袋裏的時候……

茲汪佐夫：我岳父同意嗎？

巴希金：我正是來打聽這件事情的——不論他同不同意……

大夫（正在這個時候出來，並且把茲汪佐夫的胳膊抓住）：噯，情形是這樣的……

占妮亞：哦，請你講點兒讓我們愉快的話吧……

大夫：病人應該盡可能地躺下。所有的事務，激動和煩惱對他都是很不利。他非絕對安靜不可。然

後……（對茲汪佐夫低聲說些話。）

占妮亞：爲什麼你不可以告訴我呢？我是他太太。

大夫：有些事情是不能對太太們說的。（再低聲地對茲汪佐夫說。）那麼，今兒晚上我們就着手做吧。

占妮亞：你們做什麼？

大夫：和另外幾個大夫在一塊兒會診。

占妮亞：哎喲，天呀！

大夫：哦，這沒有什麼可怕。好，再會。（出去。）

占妮亞：真是一個討厭的傢伙：五分鐘五個盧布。一點鐘六十個盧布——你以爲怎麼樣！

茲汪佐夫：他說非動手術不可。

占妮亞：什麼，把他開刀嗎？這樣的事情是不行的！我不許可任何人把他開刀！

茲汪佐夫：喂——這簡直是無知。外科手術和科學……

占妮亞：啞！我才不管你什麼屁科學呢。好嗎！你也對我很無禮了。

茲汪佐夫：我這會兒又不在談禮節——我是談你那愚昧無知的頭腦……

占妮亞：你自己也不見得聰明！

（茲汪佐夫憤怒地舉起雙手，走開。就在這個時候，格拉菲娜打屋子裏衝出來。）

占妮亞：你到那兒去？

格拉菲娜：寢室裏鈴響！

（占妮亞跟着她到布萊却夫的房间去。）

茲汪佐夫：我岳父病得真不是時候。

巴希金：是呀。把事情全弄糟了。在這樣的時候——聰明人都空手發財，好像魔術家從空中撈錢一樣。

茲汪佐夫：對是對呀。可是，接着革命也就來了。

巴希金：這一着我不贊成。一千九百零五年鬧過一次革命。這是毫無意識的事情。

茲汪佐夫：一千九百零五年起的是暴動——並不是革命。那時候，農民跟工人都待在家裏，現在——他們都在前線。這次的革命是反官僚，反縣長和反大臣的。

巴希金：要是這樣的話，那就要求上帝保佑保佑吧！官僚比馬蟻厲害得多：一旦它鑽到你皮膚裏去，

那你就沒有法子把它弄出來：

茲汪佐夫：沙皇是顯而易見地不配統治的了。

巴希金：商人之間也談到這件事。他們說有一個什麼農民欺蒙皇后。

（瓦爾瓦娜在樓梯上出現，並且停住傾聽。）

茲汪佐夫：是的，格利果利·拉斯蒲丁。

巴希金：無論怎樣說，我總不相信妖術。

茲汪佐夫：難道你連男妾也不相信嗎？

巴希金：我覺得這是奇談。她有幾百將軍隨她挑選。

瓦爾瓦娜：你在胡說些什麼呀！

巴希金：瓦爾瓦娜·伊哥洛芙娜，誰都這樣說。至于我呢，我以為沒有沙皇是不成的。

茲汪佐夫：我們所需要的沙皇——不是在彼得堡——而是在我們的頭腦裏。（對瓦爾瓦娜。）戲散了嗎？

瓦爾瓦娜：沒有演，延期了。一個檢查官來了；今兒晚上又有一批傷兵，將近五百人，要到了，沒有這麼大的地方好收容他們。（格拉菲娜進來。）

格拉菲娜：摩克依·比特羅維奇，他叫你去。

（巴希金把他的打鳥帽放在桌上，退場。）

瓦爾瓦娜：爲什麼你會信賴他？你知道他是幫媽來偵探我們的。這頂帽子他戴了十年，這個喬客鬼！又是油，又是髒。我不明白爲什麼你會相信這個騙子和：

茲汪佐夫：哦，得了吧！我想問他借錢去塞伯特林：

瓦爾瓦娜：我可是對你說過，麗查·陀斯狄加葉娃會由琴妮的手把一切的事清辦妥！並且又更便易：

茲汪佐夫：麗查委達會欺騙你。

占妮亞（從她丈夫的寢室裏）：你們快來讓他躺下吧！他不停地在四處走，一味罵摩克依：唉，真要命！

茲汪佐夫：瓦莉亞，你去吧：



布萊却夫（穿着睡衣和皮拖鞋）：噯，此外還有什麼呢？這是不幸的戰爭嗎？

巴希金（跟在他後面）：誰跟您爭論過了？

布萊却夫：對誰不幸呢？

巴希金：對我們。

布萊却夫：我們——你指的是誰？你不是說由于這個戰爭人們才成爲百萬富翁的嗎？怎麼樣？

巴希金：我意思是說，對於人民：

布萊却夫：人民就是農民，他死也好，活也好，在他全一樣。這就是你那不通的真理！

占妮亞：你別激動吧。這對於你是不好的：

巴希金：你這是什麼意思？你說那一種真理才是真理呢？

布萊却夫：最真實的事情才是真理。我坦白說吧：我的事業是在擇錢，農民的事業是在——種稻，買貨物。除此以外，還有什麼真理呢？我倒要知道知道！

巴希金：當然是這樣的，不過：

布萊却夫：噯，你說『不過』是什麼意思？當你搶劫我的時候，你想到什麼呢？

巴希金：您怎麼可以這樣侮辱我？

占妮亞：瓦莉亞，你在想什麼？對他說一說，好不好？大夫叫他非安靜不可。

布萊却夫：你想到的是人民嗎？

巴希金：當到大家的面來侮辱我！我搶劫你，真是！拿證據出來。

布萊却夫：用不着證據。誰都知道偷盜是合法的行爲。同時我也沒有侮辱你的必要。侮辱不會使你更

好，只會使你更糟。搶劫的不是你，是金錢。金錢是一切盜賊裏邊的盜魁！

巴希金：除了那可夫·拉甫特也夫以外，誰也不會說這樣的話。

布萊却夫：這正是他說的話。好，現在你走吧。不必再給伯特林賄賂了。我們已經給够他了，够他買

棺材和壽衣，這個老渾蛋。（巴希金退場。）你們大家在這兒幹什麼？你們還等什麼？

瓦爾瓦娜：我們什麼也不等……

布萊却夫：哼——什麼也不等；要我相信你們。好吧，要是你們不等的話，那麼就去幹你們的活吧。

難道你們沒有事情可幹嗎？阿金尼亞，叫誰把我的屋子給透透空氣。悶極了——一股發酸的藥味兒

。對啦，還叫格拉菲給我拿點兒蔓草克瓦斯來。

占妮亞：你不能喝克瓦斯。

布萊却夫：走吧，你走吧！我自己知道什麼我可以喝，什麼我不可以喝。

占妮亞（出去）：要是你知道的話：（所有的人都退場。）

布萊却夫（用一隻手貼住桌子，繞着它走。一面望着鏡子，一面差不多拉直嗓子說）：伊哥爾，你的

情形糟極了。而且那副尊容也不像是你自己的了！

格拉菲娜（端着一個放着一杯牛乳在上面的托盤進來）：嘿，您的牛乳。

布萊却夫：給貓喝吧。幫我拿點兒克瓦斯來——要橘子克瓦斯。

格拉菲娜：他們叫我不給您克瓦斯。

布萊却夫：不要管他們對你說什麼——你拿來得了。慢着！你覺得——我會死嗎？

格拉菲娜：沒有的事。

布萊却夫：爲什麼？

格拉菲娜：我不相信。

布萊却夫：你不相信嗎？噯，我的好朋友，我的情形不好了！我知道，很不好。

格拉菲娜：我不相信。

布萊却夫：你真是頑固。好，給我把克瓦斯拿來吧。我還要喝一杯橘子伏特卡：對我的身體怪不錯的。  
。（走近食器廚去。）混賬，他們把它給鎖上了。蠢豬。竟提防我。你們簡直把我當作一個犯人。

（幕落。）

## 第二幕

(布萊却夫家的客廳。茲汪佐夫和且丁坐在基角上的一張小圓桌邊。桌上放着一瓶酒。)

茲汪佐夫 (點着一根煙捲)：你懂了嗎？

且丁：真的，安得烈伊，這件事情我不喜歡……

茲汪佐夫：可是——錢你也不喜歡嗎？

且丁：我要很抱歉地說，錢我是喜歡的。

茲汪佐夫：你爲誰抱歉？

且丁：當然是爲我自己。

茲汪佐夫：這是不值得的。

且丁：況且，你知道，我唯一的朋友就是我自己。

茲汪佐夫：你最好是少談哲學，多多考慮。

且丁：我正在考慮。她是個驕生慣養的小東西；跟她待在一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

茲汪佐夫：你可以提出離婚。

且丁：那她會把錢抓在手裏……

茲汪佐夫：我們會想法子讓你得到這筆錢。至於秀娜，我會駕馭她。

且丁：真的，我……

茲汪佐夫：我會設法讓他們趕緊把她嫁掉，並且增加她的嫁奩費。

且丁：這個想頭真崩！那麼嫁奩費多少呢？

茲汪佐夫：五十盧布。

且丁：一千怎麼樣？

茲汪佐夫：不，鈕扣倒可以。

且丁：真的？

茲汪佐夫：可是你要寫一張借據給我。

且丁：一千鈕扣嗎？

茲汪佐夫：不，盧布！蠢驢！

且丁：這不免太多了吧……

茲汪佐夫：那麼，我們就不談了吧。

且丁：關於這件事情——你說的是正經話嗎？

茲汪佐夫：關於錢的事情，不說正經話的，只有傻瓜。

且丁（咯咯地笑）：他媽的：這個想頭真是妙極了。

（陀斯狄加葉夫進來。）

茲汪佐夫：我很高興，你好像能够明白點兒事理。像你這樣一個無產知識分子，在這樣紊亂的日子裏

不能：

且丁：不錯，哦不錯，當然。好，我現在要到法庭裏去了。

陀斯狄加葉夫：斯狄巴霞，你在鬧什麼呀？

茲汪佐夫：我們：我們正在聊拉斯蒲了。

陀斯狄加葉夫：他有的是怎樣一種命運啊，瞭？一個普通的西伯利亞的農民——他竟跟主教和大臣在一塊下棋。成千成萬的盧布要打他手上經過。不滿一萬的賄賂不收！我這個消息是從極可靠的地方得來的——少一個子兒他也不收！你們在喝什麼酒？白乾地嗎？這個酒很厲害，只好在吃飯的時候喝，你這兩個蠢傢伙。

茲汪佐夫：你怎麼找到我岳父的？

陀斯狄加葉夫：很容易就找着他了，他並沒有躲起來。斯狄巴霞，你去給我拿一個玻璃杯來。（且丁從容地出去。）我坦白告訴你吧——布萊却夫的樣子：很不行。他的情形危險極了：

茲汪佐夫：我也覺得：

陀斯狄加葉夫：對啦，對啦，一點兒不錯。況且他又怕死，所以他是絕對非死不可的了。這一點你必須記住。在這樣的日子裏，你不能——把兩隻手插在口袋裏，張嘴空待着。這是不行的。到處，豬群都在國家這堵圍牆下搜掘食物，因此，就是縣長也知道要鬧革命了。

且丁（拿着一隻玻璃杯重新進來）：伊哥爾·瓦西里維奇起來到飯廳裏去了。

陀斯狄加葉夫（接玻璃杯）：斯狄巴霞，謝射。你說他出來了嗎？那麼，咱們到那邊去吧。

茲汪佐夫：那些實業家都好像知道他們該怎麼辦：

〔瓦爾瓦娜和伊麗查委達進來。〕

陀斯狄加葉夫：你是說莫斯科的那些實業家嗎？當然他們知道。

伊麗查委達：布萊却夫在那邊大喊大罵的，他們却像一群麻雀似地坐在這兒喝酒！

陀斯狄加葉夫：美國爲什麼會繁榮呢？因爲在那邊廠主們把政權抓在自己手裏：

瓦爾瓦娜：伯特林的琴妮絕對相信：在美國厨子也坐汽車去買東西。

陀斯狄加葉夫：很可能。儘管這是撒謊，靠不住的事。而你，瓦爾瓦娜，你還是照常那樣跟軍人們在一塊兒玩嗎？想在陸軍上校手下找一個差事嗎？

瓦爾瓦娜：啐，總是這句老話！且丁，你在空想什麼呀？

且丁：哦——噫——沒有什麼：

伊麗查委達（在鏡前）：昨天琴妮告訴過我一個非常漂亮的笑話！簡直香艷極了！

陀斯狄加葉夫：那麼，告訴告訴我們吧。

伊麗查委達：當男人的面不好說。

陀斯狄加葉夫：那一定不够香艷！

〔瓦爾瓦娜對伊麗查委達低聲說些話。〕

伊麗查委達：喂，當家的！難道您想坐在這兒把酒瓶搞空嗎？

陀斯狄加葉夫：難道我妨礙誰了嗎？

伊麗查委達（對且丁）：斯狄帕奇卡，你知道聖詩云：『既不到壞人集合的地方去的，也不站在罪人路上的人才有福！』

且丁：對啦，我好像記得有這樣的話：

伊麗查委達（抓住他的胳膊）：你瞧，所有在這兒的人都是很壞的罪人，而你卻是一個靈活的少年，應該接近月亮呀，愛情呀，和此外什麼的，對不對？（領他走。）

陀斯狄加葉夫：女人真是話匣子！

瓦爾瓦娜：瓦西里·葉非摩維奇，母親和巴希金去叫米蘭妮亞姨母去了。

陀斯狄加葉夫：尼院長嗎？嗚——嗚——嗚，簡直是條野獸！她一定會反對陀·汪商行這個名稱的。一定會的。她會換一塊招牌是：『占·陀商行』。

茲汪佐夫：也許她會退股。

陀斯狄加葉夫：米蘭妮亞的股金有多少？七萬？

茲汪佐夫：九萬。

陀斯狄加葉夫：一個相當的數目！這是她自己的錢呢，還是庵裏的錢？

瓦爾瓦娜：你怎麼會查得出來呢？

陀斯狄加葉夫：哦，管保可以查出來。什麼事情都可以查出來。就拿德國人來說吧，他們不但知道我們在前線方面士兵的數目，就是我們士兵之中每一個人身上有多少跳蚤，他們也都知道。

瓦爾瓦娜：難道你不可以改口說點兒正經話嗎？



陀斯狄加葉夫：我的好瓦爾柳霞，要是你不知道計算你口袋裏的錢數的話，那你就甭做買賣或是打仗了。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法查出米爾妮亞的錢來：有一個名字叫瑟克勒特·波柳波也林諾娃的太太，她是幫尼克德甫正守夜的，而一切知道人家有錢的方法，尼克德甫都知道。此外，主管區會還有一個人——我們要把他記在心裏。瓦爾柳霞，你要去跟這個波柳波也林諾娃談一談，要是弄明白了這筆現款是施裏的話——嘿，那你自己就可以猜出有什麼下文了！——我那可愛的內人溜到那兒去了！

格拉菲娜（在門邊）：他們要我來請你們到飯廳裏去。

陀斯狄加葉夫：我們馬上就去。喂，大家都去吧。

瓦爾瓦娜（假裝她的衣服邊給安樂椅掛住了）：安得烈伊，幫幫我這個衣邊給弄出來吧！……你相信他嗎？

茲汪佐夫：難道我像一個傻瓜嗎？

瓦爾瓦娜：哦，他真是個騙子。我對姨母的方法並不壞，對不對？且丁那方面怎麼樣？

茲汪佐夫：我還沒有把他騙上鉤。

瓦爾瓦娜：這件事情你非上緊不可……

茲汪佐夫：爲什麼？

瓦爾瓦娜：爲什麼，因爲在喪事以後，你非得要等一個長久的時候不可。爸爸的心臟衰弱極了……此外，我還有別的理由。

(他們出去，在路上碰見格拉菲娜。她用仇恨的眼光尾隨着他們，然後開始從小圓桌上收拾玻璃杯等等東西，拉甫特也夫登場。)

格拉菲娜：昨天有一個謠言說你被捕了。

拉甫特也夫：是嗎？當然不對。

格拉菲娜：你老是說笑話！

拉甫特也夫：沒有吃的——笑話倒有很多。

格拉菲娜：總有一天你會爲了說笑話把命都給送掉的。

拉甫特也夫：有趣的笑話博得人家的稱讚，沒趣的笑話惹你討厭。

格拉菲娜：接着說吧。你知道誰和秀娜在那兒？唐卡·陀斯狄加葉娃。

拉甫特也夫：漂，漂亮——不是給我的！

格拉菲娜：我把秀娜叫出來，好不好？

拉甫特也夫：那好極了。布萊却夫怎麼樣啦？

格拉菲娜 (憤慨地)：布萊却夫不是該你叫的吧？他是你的乾爹呀。

拉甫特也夫：格拉霞大孀，你別生氣吧。

格拉菲娜：他的情形不好。

拉甫特也夫：他的情形不好嗎？慢着！格拉霞大孀，我的朋友餓得慌，你可不可以給他們弄兩蒲特麪

粉，要不然，一袋也成。

格拉菲娜：難道你希望我爲了你來偷我主人的東西嗎？

拉甫特也夫：好像這是頭一次似的！無論如何，你以前犯過罪——並且這些罪都落到我身上了。真的，小夥子們很需要吃點兒東西。就在這家裏所幹的工作說，你的權力却比你的主人大得多。

格拉菲娜：是的，你這些話我早就聽見過了。明兒早上他們要把麪粉送給唐拿特，你可以從他那兒拿一袋去吧。（出去。）

拉甫特也夫：謝謝之至！（坐在榻上，打呵欠，直到眼淚出來，擦去眼淚，然後環看周圍。）

占妮亞（進來，唧噥着）：像魔鬼怕香火兒似地逃走：

拉甫特也夫：您好嗎？

占妮亞：哦！你坐在這兒幹什麼？

拉甫特也夫：難道叫我到處去瞎跑嗎？

占妮亞：不是到處找不着他，就是他忽然蹣了出來！好像捉迷藏似的。你乾爹生病躺着，你倒是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拉甫特也夫：我有什麼辦法呢？難道讓我自己也生病嗎？

占妮亞：你們大夥兒全瘋了，所以你們想把別人弄得也發起瘋來。真的，簡直鬧不明白！你聽見說他們要把沙皇像布加喬夫似地放在囚籠裏嗎？喂，你是個學者——告訴告訴我，他們是撒謊呢，還是怎麼的？

拉甫特也夫：什麼事情都是可能的，都是可能的。

格拉菲娜（在舞台裏邊叫喚）：阿金妮亞·耶可芙蘭宇娜，等一等。

占妮亞：喂，現在又怎麼啦？我一下空也沒有：天知道！（出去。）

秀娜（跑進來）：你好！

拉甫特也夫：好秀娜，我要上莫斯科去，連一個子兒也沒有——幫幫我的忙兒吧！

秀娜：我有三十個盧布：

拉甫特也夫：你不能湊成五十個嗎？

秀娜：我給你找吧。

拉甫特也夫：趕夜車走。你能把錢預備好嗎？？

秀娜：好的。喂，要鬧革命嗎？

拉甫特也夫：噯，已經鬧開了！你沒有看報嗎？

秀娜：我看不懂。

拉甫特也夫：那麼，問問且丁吧。

秀娜：耶可夫，請你對我說老實話吧，且丁到底是怎麼樣一種人？

拉甫特也夫：我喜歡這樣的人！你每天跟他見面快半年了。

秀娜：他誠實嗎？

拉甫特也夫：唔：他不錯。

秀娜：你好像不大肯明說似的？

拉甫特也夫：哦，他是個索然無味的傢伙。老是糊裏糊塗的。遭到一個誤解，或是什麼的。

秀娜：誰誤解了他？

拉甫特也夫：他在大學二年的時候被開除出來了。現在做他表兄的辦事員，而他的表兄是：

秀娜：茲汪佐夫是個騙子嗎？

拉甫特也夫：他是個自由主義者，是個立憲民主黨員，可是，就整個說，他們都是大騙子。你把錢交給格拉菲娜，讓她再轉交給我吧。

秀娜：格拉菲娜和且丁幫助你嗎？

拉甫特也夫：用什麼方法？

秀娜：耶希卡，別裝蒜吧！你是怪明白的。你知道，我也想幫助你！

拉甫特也夫（吃驚）：大姑娘，你怎麼啦？你好像今天才甦醒似的。

秀娜（氣憤地）：別跟我開玩笑吧！你真是個傻瓜！

拉甫特也夫：也許我是個傻瓜，可是，我還想要知道：

秀娜：瓦爾瓦娜來了！

拉甫特也夫：哦，我不想看她。

秀娜：那麼，快走吧！

拉甫特也夫（抱住她的雙肩）：你到底怎麼啦？（他們出去，隨手把門關上。）

瓦爾瓦娜（聽見門上的鎖響，走近門去，轉動把手）：格拉菲娜，是你嗎？（稍停。）誰？怪極了……

(趕快走開。)

(秀娜拖着唐拿特的手進來。)

唐拿特：秀娜，你要把我拖到那兒去？

秀娜：站住！現在你告訴我吧：爸爸在城裏受到尊敬嗎？

唐拿特：財主永遠受到尊敬。你真是個野人！

秀娜：他們是尊敬他呢，還只是怕他？

唐拿特：要是他們不怕他的話，那他們就不會尊敬他。

秀娜：那麼他們爲什麼要喜歡他呢？

唐拿特：爲什麼喜歡他嗎？我不知道。

秀娜：究竟他們喜歡他嗎？

唐拿特：喜歡他嗎？——噯——馬車夫好像喜歡他；他從來不跟他們還價，他們要多少車錢，他就給

多少車錢。于是乎，當然，一個馬車夫告訴另一個馬車夫，唔——這個：

秀娜(躁脚)：你在跟我鬧着玩兒嗎？

唐拿特：那有的事？我對你說的是老實話。

秀娜：你的性子變得暴躁極了。你跟你原來的人完全不同了。

唐拿特：到了我這樣的年齡，還有什麼可變的呢！變起來不免嫌晚了點兒。

秀娜：你平常老在我跟前稱讚爸爸。

唐拿特：我現在也沒有罵他呀。沒有鱗的魚是沒有的。

秀娜：你們都是吹牛皮的人。

唐拿特（嘆氣）：別生氣吧，發脾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格拉菲娜登場。）

秀娜：走吧！（唐拿特退場。）喂，格拉菲娜：哦，有人來了！（藏在幔子後面。）

（亞列克西·陀斯狄加葉夫進來。他是個輕浮的少年，穿着一條馬袴，一件有無數腰帶，條帶，和口袋的瑞典式的緊身上衣。）

亞列克西：格拉廢，你越來越漂亮了。

格拉菲娜（不高興地）：聽你這麼說，我才高興呢。

亞列克西：我可不高興。（擋住格拉菲娜的路。）除非漂亮的人兒落到我的手裏，要不然，我是決不喜歡的。

格拉菲娜：請你讓我過去吧。

亞列克西：那當然。（打呵欠，然後看錶。安唐妮娜登場，稍遲，且丁也登場。）

秀娜（從幔子後面出來）：好像你連女傭人也追求嗎？

安唐妮娜：只要是魚，他才不管呢。

亞列克西：當女傭人們脫光衣服的時候，她們並不比小姐們差。

安唐妮娜：你聽聽看！他這會兒說話，好像他一直在酒店裏喝酒來着，並不是從前線回來。

秀娜：對啦。以前他只是懶，嘴却沒有這麼敢說。

亞列克西：現在我還敢做。

安唐妮娜：哦，真會吹牛！他是一個懦夫，真是一個懦夫！他直怕他的後母會誘惑他。

亞列克西：你為什麼要編這一套故事？傻瓜！

安唐妮娜：此外，他還貪心極了。你知道，我每天要給他一個盧布和二十個戈比，那麼他便不說我的壞話。他居然拿這個錢！

亞列克西：且丁，你喜歡安唐妮娜嗎？

且丁：噯，很喜歡。

秀娜：我呢？

且丁：老實說：

秀娜：當然，要說老實話！

且丁：噯，不大喜歡。

秀娜：是嗎，這是真的嗎

且丁：真的。

安唐妮娜：別相信他吧，他只不過做別人的應聲蟲罷了。

亞列克西：且丁，我希望你跟安唐妮娜結婚。我看見她就膩味。

安唐妮娜：你這條蠢驢！滾吧！你簡直像一個懷着孕的老媽子。



亞列克西（抱住她的腰）：你真是個貴族小姐。最親愛的，No munchez pas les 葬花子吧。

(Cost manvais ton. (註：法語，意思是：別瞞葬花子吧。這是下流的動作。))

安唐妮娜：你別管我。

亞列克西：遵命，遵命！（他開始跟她跳舞。）

秀娜：且丁，也許你根本不喜歡我吧？

且丁：你爲什麼要知道？

秀娜：我一定要知道。有趣兒。

亞列克西：且丁，爲什麼你要查根問蒂呢！這位姑娘想你對她求婚，難道你看不出來嗎？近來所有的姑娘們都趕緊變作英雄們的寡婦。有充分的口糧，有光輪，有扶養費，和諸如此類的東西。

安唐妮娜：他以爲他說的是俏皮話。

亞列克西：好吧，我現在路也不會走了。唐卡，你把我送到大門口去，好不好？

安唐妮娜：我不送！

亞列克西：我可有話對你說。真的，走吧。

安唐妮娜：一定是討厭的話。

(亞列克西和安唐妮娜退場。)

秀娜：且丁，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嗎？

且丁：不是。

秀娜：爲什麼？

且丁：不付賬。

秀娜：如果你說這樣的話，那你就一定是誠實的人。喂，請你照直說吧——他們有沒有勸你和我結婚呢？

且丁（稍停，在暫時的沉默中，他點着一根煙捲兒）：有的。

秀娜：你知道這個勸告不好嗎？

且丁：我知道。

秀娜：所以你：噯，這一層我倒沒有料到。我以爲你：

且丁：你一定以爲我不好。

秀娜：不，你：好極了！可是，也許你狡猾，對嗎？也許你只是假裝坦白好騙我？

且丁：我不是這樣的人。你聰明，暴躁，任性——就跟你父親一樣。實在說，我怕你。而且你的紅頭髮也跟伊哥爾·瓦西里維奇的一樣，簡直跟消防員的火炬似的。

秀娜：且丁，你真崢！要不然，你就是個非常滑頭的傢伙：

且丁：你的臉子却很動人：

秀娜：你所以要說起我的臉子，只不過是打我一把，又拉我一把罷了，對不對？哦，到底你是個小滑頭！

且丁：隨你怎麼樣想吧。我的意見是：你一定要犯一種什麼罪的。而我——我是慣于張着爪子過活的

——你知道，就跟犯罪的狗一樣。

秀娜：犯什麼罪？

且丁：我不知道。犯做狗而沒有牙齒咬人的罪。

安唐妮娜（進來）：亞列西卡那個傻瓜揪得我的耳朵痛極了。還把我的錢都拿去了——就跟一個大騙子似的。你知道，他又要去喝得死去活來了——一定的。我們倆簡直是一對毫無用處的商人底兒女。你覺得可笑嗎？

秀娜：唐妮亞，不要把我剛才說他的壞話放在心上吧。

安唐妮娜：說且丁的話嗎？你說過他什麼話？我不記得。

秀娜：就是他想娶我的話：

安唐妮娜：這句話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呢？

秀娜：爲了我的錢的關係。

安唐妮娜：哦，是的！且丁，你真是下流極了！

秀娜：可惜你沒有聽見他怎樣回答我的問題。

安唐妮娜：你是烏魯姆嗎？你記得休貝特的「烏魯姆」嗎？

且丁：是休貝特嗎？

安唐妮娜：烏魯姆叫起來很像鴉鳥，你知道，就跟阿非利加的那種陰慘的烏兒一樣。

秀娜：你胡謔！

中，等一條大蛇爬過來：

安唐妮娜：我最愛讓人害怕的東西。當一個人害怕的時候，那他就不至於討厭了。我喜歡坐在黑暗之

且丁（咯咯地笑）：你的意思是說，伊甸樂園裏的那條大蛇嗎？

安唐妮娜：不，還要可怕。

秀娜：你真有趣兒。別人說起同樣的事情：慘戰爭呀，拉斯藩丁呀，皇后呀，德國人呀，或是戰爭呀，革命呀；等等話的時候，你老是獨出心裁的：

安唐妮娜：你想做個坤角兒呢，還是做個尼姑？

秀娜：做尼姑？胡說！

安唐妮娜：做尼姑一定很困難——你非老扮一個角色不可。

秀娜：我想做一個像左拉的娜娜似的交際花。

且丁：好傢伙！這是什麼話呀！

秀娜：我想毀壞人，想報仇。

且丁：對誰？爲什麼？

秀娜：爲了我的紅頭髮，爲了我父親生病；爲了一切的事情！等到革命一開始的時候：我就要做給你  
看！你瞧着吧！

安唐妮娜：你相信會鬧革命嗎？

秀娜：是的，我相信！我相信！

且丁：是的，革命就要起來了。

（格拉菲娜登場。）

格拉菲娜：秀娜，尼院長米蘭妮亞來了，伊哥爾·瓦西里維奇想跟她在這兒說話。

秀娜：哼——米蘭妮亞姨母！朋友們，到我屋子裏去吧！且丁，你看重茲汪佐夫嗎？

且丁：他是——我表哥。

秀娜：這不是回答。

且丁：我覺得大體說起來，親戚是不大看重彼此的。

秀娜：好，這才是個回答！

安唐妮娜：不要再說討厭的話了。

秀娜：且丁，你真是怪極了。

且丁：可是，我有什麼辦法呢？

秀娜：你的衣服也很怪。

（他們出去。格拉菲娜打開爲厚幔遮住的門。同時，布萊却夫在青年的人們打那兒出去的門邊出現。尼院長米蘭妮亞以悠緩的，傲岸的步子登場。她手裏拿着一根牧杖。格拉菲娜撩起幔子，低着頭

站着。）

尼院長米蘭妮亞：你這淫婦，原來你還在這兒胡纏嗎？他們還沒有把你攆走嗎？噯，他們很快就會攆走你的。

布萊却夫：那麼你便可以把她帶到尼庵裏去，讓她做尼姑——她有錢。

尼院長米蘭妮亞：啊——啊，你——在這兒嗎？哦，伊哥爾，你多憔悴啊。上帝保佑你！

布萊却夫：格拉卡，關起門來，還叫他們不要鬧到這兒來。尼姑大士，請坐！咱們談什麼買賣呢？

尼院長米蘭妮亞：大夫對你毫無幫助嗎，噫？你瞧：主忍受一天，一年，一個世紀；

布萊却夫：咱們回頭再來談主吧——咱們先談談買賣吧。我知道你是來談你的錢的。

尼院長米蘭妮亞：錢並不是我的，是寺院裏的。

布萊却夫：寺院的，偷來的，搶來的，是一樣。你擔心錢幹什麼？難道我怕死了會把它丟了嗎？

尼院長米蘭妮亞：丟是不會丟的，可是我不想讓它落到別人手裏。

布萊却夫：那麼，你是想從舖子裏邊把款子提出來的了？這在我全一樣——如果你想要的話，你就把

它提出去吧。可是你得當心——這樣你會遭到損失的。現在錢生起錢來，就跟士兵身上的蝨子一樣

。我還不會死——我害的並不是送命的病。

尼院長米蘭妮亞：死那一天來，那一時來，我們是不知道的！你立了遺囑沒有？

布萊却夫：沒有。

尼院長米蘭妮亞：到了要緊的關頭了！立一立吧！萬一主忽然來呼喚你呢？

布萊却夫：他要我去幹什麼？

尼院長米蘭妮亞：你別說這樣魯莽的話吧！這樣的話我真不要聽——而且我的神聖的身份就不要：

布萊却夫：哦，瑪拉霞，得了吧！我們彼此抖底子知道。你要取錢的話，你就取吧——布萊却夫有的

是錢。

尼院長米蘭妮亞：我並不想從鋪子裏把我的資本提出來，我只是想把我的單據轉給占妮亞的名下。因此我就來看你了。

布萊却夫：哦，原來這樣。好吧，這是你的事情。不過，要是我死了的話，茲汪佐夫是會欺騙阿金妮亞的。而且瓦爾瓦哪會幫他這麼幹！

尼院長米蘭妮亞：原來你這樣說嗎？真是新鮮極了。你的口氣裏也沒有含着仇恨的意思。

布萊却夫：沒有，現在我的仇恨轉到另一個方面去了。好吧，咱們來談談上帝，主和靈魂吧。

當人在搶劫和罪惡中消磨了青春，

到了年老他便要挽救他的靈魂。

尼院長米蘭妮亞：那麼，說吧。

布萊却夫：現在就拿你來說吧，你日日夜夜地侍候主，就跟格拉菲哪侍候我一樣：

尼院長米蘭妮亞：你別褻瀆神靈！難道你瘋了嗎？格拉菲哪怎麼會在晚上侍候你？

布萊却夫：要我對你說嗎？

尼院長米蘭妮亞：我告訴你說吧，不要褻瀆神靈！自己反省反省吧！

布萊却夫：別嚷嚷！我說的只是老實的人話，不是做八股式的禱告。你對格拉菲哪說她很快就會被人撞走。那麼你相信我很快就要死了。可是，爲什麼你要這樣相信呢？瓦西卡·陀斯狄加葉夫比我大九歲，他的背也比我駝得多，可是他結實，並且他還可以活很久。他的太太是個第一流的女人。當然

，我是個罪人，我害過許多人，而且——一般說起來——我總是個罪人。然而，我們大家都互相陷害。人生就是這樣的，真是沒有辦法。

尼院長米蘭妮亞：你不要在我面前和人們面前懺悔，而要在上帝面前懺悔！人們不會寬恕你，可是上帝却是慈悲的。你自己知道從前強盜是怎樣犯罪的，可是，只要他們把上帝的東西還給了上帝的時候，那他們便得救了！……

布萊却夫：當然，你偷了東西不緊，只要你捐一部份給教會，那你便不是個小偷，而是善男善女了。

尼院長米蘭妮亞：伊——伊——哥——哥——爾——爾！如果你要說出褻瀆神靈的話來，我是決不聽的！你不是一個傻瓜，你得知道——要是主不許可的話，魔鬼是不會誘惑你的。

布萊却夫：那要謝謝你了。

尼院長米蘭妮亞：這是什麼意思？

布萊却夫：你已經使我安心了。結果是——主讓魔鬼來隨意誘惑我們，而這也就是說：主，魔鬼和我都是同謀合犯了……

尼院長米蘭妮亞（起身）：像這樣的說話：像你這樣的說話：要是我把這些話告訴了大僧正尼兀德的時候……

布萊却夫：嘿，這些話有什麼不對呢？

尼院長米蘭妮亞：異教徒！鑽到你那不健全的腦子裏去的是什麼思想啊！當然你明白：要是上帝准許



「魔鬼去誘惑你的話——這意思就是說上帝已經放棄你了！」

布萊却夫：他已經放棄我了嗎？到底爲什麼？因爲我一向喜歡錢而現在還喜歡女人嗎？因爲我看錢面才跟你那愚蠢的妹妹結婚嗎？還因爲我做過你的情人嗎？他是爲了這樣的原因才放棄我的嗎？……

你這隻張嘴喘氣的烏鴉，一味毫無意思地站着啞啞地窮叫！

尼院長米蘭妮亞（驚惶失措）：噢，伊哥爾，難道你瘋了嗎？主啊，慈悲慈悲吧……

布萊却夫：日日夜夜撞鐘禱告，究竟你是對誰禱告——簡直沒有頭腦！

尼院長米蘭妮亞：伊哥爾！你正在一直向無底的深淵走去！向地獄的深處走去：在這樣的日子裏……一切的東西都要覆滅了……罪惡的勢力要把王座推翻……這是反基督的日子……也許最後的審判快要來了……

布萊却夫：你才想到嗎？最後的審判。基督的再世。不錯，你——你這隻烏鴉！在這兒拍翼並且啞啞地窮叫！喂，你給我滾吧，到你的窠裏去跟你的小尼姑講同性愛吧！爲了代替錢，我把這個玩意兒給你吧——囉！（伸一個中指給她。）

尼院長米蘭妮亞（目瞪口呆，差不多要倒在安樂椅上）：哦，你這個流氓！

布萊却夫：格拉菲娜——她是個淫婦嗎？那麼你呢？你是什麼？噢？

尼院長米蘭妮亞：吹牛皮；你吹牛皮！（躍起。）你這個騙子！你馬上就要臨斃子了！你這條蛆！

布萊却夫：滾！快從罪惡的路上出去！

尼院長米蘭妮亞：毒蛇：惡魔……（退場。）

布萊却夫（獨自地咆哮，撫摩右腹，然後大聲叫道）：格拉菲娜！喂！

（占妮亞進來。）

占妮亞：怎麼啦？米蘭妮亞呢？

布萊却夫：去了。

占妮亞：你沒有跟她再吵了吧？

布萊却夫：你想在這兒坐很久嗎？

占妮亞：伊哥爾，給我一個說話的機會吧。近來你簡直不跟我說話了，好像我是一張傢具似的。喂，

幹嗎你要那樣瞧着我？

布萊却夫：說好了，把話說完吧！

占妮亞：家裏究竟在鬧什麼鬼？是世界的末日到了呢，還是怎麼啦？你女婿的屋子完全變成了一個酒排間；人們坐下來談話就沒有一個了。昨天他們喝光七瓶紅葡萄酒，伏特卡還不算；他們的門房，

伊斯基爾，怨天恨地說警察跟他鬧不清——問誰上咱們家裏來。他們在那邊永遠談沙皇和他的大臣

。每天都一樣——一個地道的酒排間。你低着頭幹什麼？

布萊却夫：往下說，往下說！我年青的時候，我老喜歡坐在酒排間裏聽音樂。

占妮亞：米蘭妮亞來幹什麼？

布萊却夫：阿金妮亞，你撒謊還不得法！你是笨得連謊也撒不了。

占妮亞：我撒了什麼謊？我多嘴兒撒了謊？

布萊却夫：就在這會兒。米蘭妮亞和你商量好了才到這兒來談她的錢的。

占妮亞：我什麼也沒有商量——你在說什麼呀？

布萊却夫：哦——好吧。那麼，你別說了吧！

（陀斯狄加葉夫，茲汪佐夫和巴夫林神父神色緊張地登場。）

陀斯狄加葉夫：伊哥爾，聽巴夫林神父從莫斯科帶來的消息：

占妮亞：伊哥爾，你應該去聽一聽！

布萊却夫：巴夫林神父，我正在謹聽你的消息呢。

巴夫林神父：我並沒有什麼好的消息報告，不過，據鄙見說，好也就是很不好，因為直到現在，誰都

覺得什麼事情也比不上戰前我們過的生活。

陀斯狄加葉夫：不，不，我完全反對。不，不！

（茲汪佐夫和他的岳母低語。）

占妮亞：在哭嗎？

陀斯狄加葉夫：誰在哭？

占妮亞：尼院長。

陀斯狄加葉夫：她怎麼啦？

布萊却夫：去瞧瞧什麼把她給嚇壞了。神父，請您在這兒坐坐，把消息告訴告訴我們吧。

（茲汪佐夫，占妮亞和陀斯狄加葉夫退場。）

陀斯狄加葉夫（在走的時候）：真奇怪，米蘭妮亞有什麼傷心的事情要哭起來呢？

巴夫林神父：莫斯科紊亂極了。那怕是很慎重的人也都主張非讓沙皇退位不可，因為他太懦弱無能了。

布萊却夫：二十多年來他一直都是精明強幹的。

巴夫林神父：隨着時間的過去，人的精力也逐漸消耗完了。

布萊却夫：在一千九百十三年，當羅曼諾夫王朝舉行三百週年紀念大會的時候，尼古拉斯陛下會和我握過手。那時候真是舉國共歡的了。全柯斯特洛瑪都是喜氣洋洋的。

巴夫林神父：對啦，一點兒不錯。這是事實：真可以說是萬民共歡的了。

布萊却夫：後來怎麼樣呢？我們也有了議會了：不，這不是沙皇——這是某種根深蒂固的東西：

巴夫林神父：那是根——也就是專制政治。

布萊却夫：凡是要維持自己的人——都要靠自己的權力：不錯，但是這個權力——究竟在那兒呢？等運到有了戰爭的時候——權力也就沒有了。

巴夫林神父：議會負的責任就是把我們的權力搞光。

伊麗查委達（在門邊）：巴夫林神父，你在讓他懺悔嗎？

巴夫林神父：這是一種什麼問題啊？

伊麗查委達：我丈夫呢？

巴夫林神父：他剛才在這兒。

伊麗查委達：巴夫林神父啊，今天你多厲害啊。（退出了）

布萊却夫：神父：

巴夫林神父：你想說什麼話？

布萊却夫：我們都是父親。上帝是神父，沙皇是國父，你是神父，而我也都是父親。可是我們這些人之中，誰也沒有力量，而且我們都是爲了死才活着。我不是說我自己，我說的是戰爭，說的是更大的滅亡。好像在一個馬戲場裏，他們把猛虎放到觀眾席上去了一樣。

巴夫林神父：伊哥爾·瓦西里維奇，你放冷靜點兒吧！

布萊却夫：我用什麼方法讓我自己冷靜呢？誰來讓我冷靜呢？怎麼樣冷靜呢？唔，那麼你來讓我冷靜吧！神父！把你的力量拿出來吧！

巴夫林神父：看一看聖經。看一看舊約——約書亞書，把它記住是怪不錯的：戰爭是合法的：

布萊却夫：得了吧。這是什麼法律？簡直是奇談。你並不能停止太陽的運行。你撒謊：

巴夫林神父：埋怨主是極極大的罪惡。我們一定要低聲下氣地忍受，抱着謙卑和悔悟的心情去接受爲了我們罪惡的生活而落在我們身上的審判。

布萊却夫：當亞列克西·葛賓長老侮辱你的時候，你忍受了沒有呢？沒有，你把他帶上了法庭，你請茲汪佐夫做你的律師，並且主教是袒護你的，是不是這樣的呢？而我——我到那個法庭去控告我的疾病？去控告我的不到暮年的夭折？難道你會在低聲下氣的忍受中閉眼嗎？會平心靜氣地閉眼嗎？噫？不會的，你也會咆哮呻吟的。

巴夫林神父：我的職位不許可我聽你這樣的說話。因為這樣的說話：

布萊却夫：巴夫林，得了吧！你是個人。你的法衣只不過是你的保護色罷了——可是在那衣服下面，

你是跟我一樣的一個人。順便對你提一提吧，大夫說你的心臟不好，你害的是脂肪變性症：

巴夫林神父：這樣的說話會有什麼結果呢？捫心自問一下吧！這是從古以來就規定了的：

布萊却夫：規定了的，不錯，可是並不見得牢固。

巴夫林神父：L·托爾斯泰是個異教徒，他所以會等于受到教會的驅逐，就因為他不相信宗教，並且他爲了逃避死亡而躲到森林裏去，甚至于好像一條野獸似地：

（占妮亞進來。）

占妮亞：伊哥爾·瓦西里維奇，摩克依來了，他說耶可夫昨兒晚上給憲兵逮去了，所以他想知道：

布萊却夫：那麼，謝謝，巴夫林神父：蒙你多多指教！也許，以後還要麻煩你。占妮亞，叫巴希金上來。對格拉菲娜說把稀飯給我。對啦，還要橘子伏特卡。

占妮亞：你不能喝伏特卡：

布萊却夫：我——什麼都能喝！你走吧！（占妮亞和巴夫林神父退場。只有他一個人在場，環看周圍，咯咯地笑並且啾啾地說話。）巴夫林：神父：脆弱！伊哥爾，你應該抽一抽煙。當煙霧把你包起來的時候，那是怪舒服的，事情也就不這麼呆板了：

（巴希金進來。）

布萊却夫：摩克依，怎麼樣？

巴希金：伊哥爾·瓦西里維奇，您的身體好嗎？

布萊却夫：越來越不錯。耶可夫被捕了嗎？

巴希金：對啦，昨兒晚上。真可恥！

布萊却夫：就他一個人嗎？

巴希金：他們說有一個鐘錶匠，還有一個老給亞力山得娜·伊哥洛芙娜補課的女教師，卡爾姆柯娃，還有一個以實足的流氓出名的大夫藥利霍諾夫。據說，一共大概十個人。

布萊却夫：他們都是要『打倒沙皇』的腳色嗎？

巴希金：有的這樣，有的那樣，有的反對沙皇，有的反對所有的財主，要工人們管理國家：

布萊却夫：胡說！

巴希金：當然。

布萊却夫：那他們會把國家拿去賣錢打酒喝。

巴希金：一點兒不錯。

布萊却夫：是的；可是，假使他們不這樣幹呢？

巴希金：沒有了主子，他們還有什麼可幹的呢？

布萊却夫：你不錯。沒有你和瓦西卡·陀斯狄加葉夫，他們是決不成的。

巴希金：你也是主子：

布萊却夫：當然！我也是的。喂，他們唱的是什麼？

巴希金（嘆氣）：「我們要把舊世界拋棄！」

布萊却夫：還有呢？

巴希金：『把牠踏成灰塵！』

布萊却夫：好像禱告似的：

巴希金：這算什麼樣的禱告？「他們說，我們恨沙皇，恨皇宮。」

布萊却夫：哈哈，是的嗎！唔——不錯；地獄裏的魔鬼！（想了一會兒。）噯，你有什麼事？

（格拉菲娜端着稀飯和伏特卡進來。）

巴希金：我嗎？哦，沒有什麼。

布萊却夫：那麼，你來幹什麼？

巴希金：來問一問我該讓誰接手耶可夫的位置。

布萊却夫：瑟爾基·波他波夫。

巴希金：他的想頭和他們的一樣——既不要上帝——也不要沙皇：

布萊却夫：哦，他也是這樣的人嗎？

巴希金：我倒有意提出——摩克魯機夫。他幹活很俐落。他受過教育，還知道打理事情。

格拉菲娜：你的稀飯涼了。

布萊却夫：是個警察嗎？是個小偷兒嗎？他打算怎麼樣？

巴希金：警察越來越有危險了，所以有許多人都跑了。



布萊却夫：是的嗎？有危險嗎？像耗子似地跑了：行，叫波他波夫明兒早上來。你可以走啦。格拉卡，喇叭手來了沒有？

格拉菲娜：他在廚房裏坐着。

布萊却夫：我喝完了稀飯的時候，你就叫他進來。幹嗎家裏這麼幽靜？

格拉菲娜：他們都在樓上。

布萊却夫（喝點兒伏特卡）：唔——好吧。幹嗎你要這麼垂頭喪氣的？

格拉菲娜：別喝酒吧，別糟塌你自己吧，別生病吧！放棄他們，離開他們。他們會活吃掉你——像蛆似地——他們會把你的生命蛀光。咱們走吧：到西伯利亞去：

布萊却夫：鬆手：痛：

格拉菲娜：咱們到西伯利亞去，我會幹活：爲什麼你要待在這兒？爲什麼？沒有人關心你——他們就·等你死：

布萊却夫：格拉卡，別說了吧：不要使我心煩：我全知道：我什麼事情都明白：我知道你：你跟秀卡：才是我一生裏邊所有的親人，其餘的人都把我看成眼中釘：可是，也許我的病會好起來：好吧，

叫喇叭手進來。

格拉菲娜：你先把稀飯喝了把。

布萊却夫：哦，去他媽的稀飯吧！叫秀卡進來：

（剩下他一個人在場，他貪心地一杯接一杯地把伏特卡一飲而乾。喇叭手進來。他是一個滑稽的，

瘦弱的，可憐的人，把一個張在袋裏的大喇叭背在雙肩上。）

喇叭手：老爺，您的身體好。

布萊却夫（吃驚）：你好。請坐。（大聲嚷。）格拉卡！關起門來！你就是：

喇叭手：正是，老爺。

布萊却夫：噯，你的外表倒是不大雅觀！對我們說說看，你是怎麼樣跟人家治病的？

喇叭手：我的治法是，老爺，極簡單的，只要人們養成了從藥房買藥治病的習慣，那他們便不相信我，所以我要先收錢，後看病。

布萊却夫：這個想頭並不壞。可是，你能把人治好嗎？

喇叭手：我治好過的人，有好幾百。

布萊却夫：你並不像發了財的樣子。

喇叭手：行爲正當的人是發不了財的。

布萊却夫：哈哈，聽聽他說的話！你會醫什麼病？

喇叭手：百病同源——即肚中之邪氣者是也，因此我的醫道是無病不治：

布萊却夫（笑）：妙極了！那麼，現在，把你那個喇叭給我們瞧瞧吧：

喇叭手：您能不能給我一個盧布？

布萊却夫：一個盧布嗎？也許有。格拉卡，你有一個盧布嗎？囉，拿去。真是便宜。

喇叭手：這只是開始的診斷費。（打開袋，取出銅喇叭。秀娜跑進來。）

布萊却夫：瞧瞧那個機器，秀卡——你覺得這玩意兒可以做大夫嗎？好，給我們吹一吹吧。

（喇叭手肅清喉嚨，吹了一聲——聲音不很高，然後咳嗽。）

布萊却夫：就這麼樣嗎？

喇叭手：一天四次，每一次五分鐘——那麼法術才算完了。

布萊却夫：病人便兩眼翻白——終於斷氣嗎？

喇叭手：決不會！我醫好過的人，有好幾百呢。

布萊却夫：喂！你現在老實告訴我：到底你把你自已看成什麼，是個傻瓜呢，還是個無賴？

喇叭手（嘆氣）：原來你也跟別人似地不相信它。

布萊却夫（笑）：你還甯願開喇叭。老實對我說：你是個傻瓜呢，還是個無賴？我會送錢給你。

秀娜：爸爸，別得罪他吧。

布萊却夫：秀卡，我並不想得罪他。大夫，你叫什麼名字？

喇叭手：葛利爾·烏委可夫。

布萊却夫：葛利爾嗎？（大笑。）哦，他媽的！——你真是叫葛利爾嗎？

喇叭手：這是一個平常的名字：以前就沒有叫人家感到好笑過。

布萊却夫：那麼：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是蠢呢，還是要騙人？

喇叭手：你肯給我十六個盧布嗎？

布萊却夫：格拉卡——把錢拿來！在寢室裏：葛利爾，爲什麼要十六個盧布呢？

喇叭手：我鬧錯了！本來我應該多要的。

布萊却夫：原來你是個笨伯嗎？

喇叭手：不，我並不傻。

布萊却夫：那麼，是無賴嗎？

喇叭手：我也不是無賴。您自己知道——不糊人是活不下去的。

布萊却夫：對！好小子呀，這句話固然不大漂亮，倒是對。

秀娜：難道糊人不可恥嗎？

喇叭手：要是他們相信的話，那有什麼可恥的呢？

布萊却夫（興奮地）：這也對！秀卡，你明白嗎？他完全對！那個牧師巴夫林就說不出這樣的話。他

不敢說！

喇叭手：我說了老實話，那你應該多給我一點兒錢。而且——我在胸口上劃十字——我的喇叭確實能

給人家治病。

布萊却夫：對——格拉克，給他二十五個盧布。還給他吧。（格拉菲娜把錢給他。）

喇叭手：多謝，多謝：您要不要試一試喇叭？鬼知道它是怎麼治病的，可是它倒真能治病！

布萊却夫：不，謝謝。呃，葛利爾，葛利爾！（笑。）現在試試，讓我們瞧瞧它是怎麼回事：喂，使

勁吹！響點兒！

（喇叭手吹出震耳的響聲。格拉菲娜驚異地望着布萊却夫。秀娜用手指掩住兩耳笑。）

布萊却夫：用你所有的力量吹！

（陀斯狄加夫婦，茲汪佐夫夫婦，巴希金和占妮亞衝進來。）

瓦爾瓦娜：爸爸，這是幹什麼？

占妮亞：伊哥爾，這會兒你又怎麼啦？

茲汪佐夫（對喇叭手）：你喝醉了嗎？

布萊却夫：別碰他！你敢！對啦，葛利爾，把他們的耳膜震破！這是大天使葛利爾用號聲宣告世界的

末日來到！

占妮亞：啊——啊——他瘋了！

巴希金（對茲汪佐夫）：你自己照吧！

秀娜：爸爸，你聽見沒有？他們說你瘋了！走吧，喇叭手，走吧！

布萊却夫：不，不要走。吹下去，葛利爾，吹！這是最後的審判！世界的末日！吹你的喇叭，吹——

吹——吹！（喇叭直響到幕落。）

（幕落。）

## 第三幕

(飯廳。這裏面所有的東西都好像搬得離開了原來的地位。桌子沒有收拾乾淨；上面零亂地放着狼藉的杯盤，包裹和瓶。茶炊擱在一邊。在屋子裏的一個基角上，有幾個旅行提包。達伊西亞，是個小尼姑，帶着高高的，光頂風帽，正在打開一個提包。格拉菲娜手裏端着一個托盤在她跟前遲遲不走。屋子裏爲一盞掛在桌子上面的吊燈照耀着。)

格拉菲娜：米爾妮亞院長待得長久嗎？

達伊西亞：我不知道。

格拉菲娜：爲什麼她不在教會的寄宿舍住？

達伊西亞：我不知道。

格拉菲娜：你幾歲啦？

達伊西亞：十九歲。

(茲汪佐夫在樓梯上出現。)

格拉菲娜：難道你什麼也不知道嗎？你怎麼啦？你算是野蠻人呢，還是什麼呢？

達伊西亞：我們是被禁止跟俗人談話的。

茲汪佐夫：尼院長喝過茶沒有？

格拉菲娜：沒有。

茲汪佐夫：那麼最好是把茶炊燎燎開，如果……

（格拉菲娜端着茶炊，出去。）

茲汪佐夫：士兵們在那邊尼庵裏——使你們受驚了嗎？

達伊西亞：對啦。

茲汪佐夫：他們幹了什麼事情使你們受驚？

達伊西亞：他們宰掉了一頭母牛，還威脅着說要把尼庵燒光。對不起。（她抱着一堆衣服出去。）

瓦爾瓦娜（從大門口）：又是爛泥，又是融雪，真是——你在跟那個小尼姑聊天嗎？

茲汪佐夫：你知道，有一個尼院長在我們家裏真是不成體統的……

瓦爾瓦娜：這個家還不是我們的……且丁怎麼樣——他答應了嗎？

茲汪佐夫：且丁是個傻瓜，要不然，他就是裝作老實。

瓦爾瓦娜：慢着：好像爸爸在叫喚似的……

（走到她父親的房門邊傾聽。）

茲汪佐夫：雖然大夫們都說你父親的神經健全，可是，從他和那個喇叭手胡鬧了一場以後……

瓦爾瓦娜：在他這一輩子裏邊，他幹過許多比這樣更胡鬧的事情。亞力山得娜和且丁兩下裏好像要好

極了……

茲汪佐夫：對啦，可是，關於這一點我却看不出有什麼好處。你的妹妹是個狡猾的傢伙：說不定——

唔，她會鬧出很麻煩的事情來。

瓦爾瓦娜：可惜她跟你撒嬌的時候，你想不到這一層。你倒好像覺得這事怪有趣兒似的。

茲汪佐夫：她跟我撒嬌只不過是要刺你罷了。

瓦爾瓦娜：你難受嗎？巴夫林來了，他又把鼻子厥起來。他已經弄成了習慣。

茲汪佐夫：照我的意見說，我們這兒的牧師實在太多了。

（伊麗查委達和巴夫林神父爭辯着登場。摩克依·巴希金跟在他們後面。）

巴夫林神父：報紙照例是撒謊的。你們好。

伊麗查委達：告訴你說吧，這是不會有的事情。

巴夫林神父：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沙皇在回到彼得堡的路上被立憲民主黨員給扣留了；他的退位，

不是出于自願，而是由于暴力的壓迫；唔——對啦！

茲汪佐夫：你由這一點得到什麼結論呢？

伊麗查委達：巴夫林神父是反對革命而贊成戰爭的，而我却是反對戰爭的。我想到巴黎去：打仗真打

夠了。瓦莉亞，你不贊成我嗎？你記得亨利四世說過：『巴黎比戰爭強』這句話嗎？對啦，我知道

他的話和這句話稍有出入，那可是他的錯誤。

巴夫林神父：我對任何事情都不堅持，因為一切的事情都是變化無常。

瓦爾瓦娜：巴夫林神父，我們所需要的是和平——和平！難道你不知道那些下賤人的行動是怎樣的

嗎？



巴夫林神父：啊，是的，我知道！喂，咱們的病人怎麼樣了？他這兒好嗎？（用手按住自己的額角。）

茲汪佐夫：大夫們並沒有找出精神錯亂的症候來。

巴夫林神父：喂，聽你這樣說倒是怪不錯的。不過一般說起來，大夫只有在收費的時候是不會犯錯誤的。

伊麗查委達：你這個人真毒！瓦莉亞，琴妮請我們去吃晚飯。

巴希金：犯人都給釋放了，這次警察却糟啦。

巴夫林神父：是的，不錯。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安得烈伊·比特洛維奇，你覺得這次事變有什麼好處，瞭？

茲汪佐夫：各種社會勢力都是照到一個法則發展的，並且很快就會得出結果來。我所說的社會勢力是指那些緊抓住經濟權的人：

瓦爾瓦娜：喂，琴妮請我們吃飯。（領他到一邊和他低聲地說。）

茲汪佐夫：你想想看，我真是有點兒窘。一方面是個尼院長，另一方面是個交際花。

瓦爾瓦娜：噓——噓——噓，你輕點兒吧！

巴希金：安得烈伊·比特洛維奇——摩克魯梭夫來了——你知道——他就是那個警監。

茲汪佐夫：是的嗎？他有什麼事？

巴希金：他辭職不幹了，因為做警察越來越危險，所以他想到森林裏去替咱們幹活。

茲汪佐夫：這對我們很方便嗎？

瓦爾瓦娜：慢着，安得烈伊！

巴希金：方便極了。現在拉甫特也夫瞧什麼事情也不順眼，並且老鬧麻煩。唐拿特——你自己知道

——是個不稱職的傢伙，而且他又是個分離派教徒，一味喃喃咕咕地埋怨真實底法律，其實，那裏有什麼真實呢？噯，您瞧着辦吧！

茲汪佐夫：哦，這簡直是胡說。現在我們親眼看見真實正在走進勝利之門！

瓦爾瓦娜：哦，安得烈伊，你不能慢一慢嗎？

茲汪佐夫：並且走進正義之門。

瓦爾瓦娜：麥克依，你到底有什麼事？

巴希金：我想僱用摩克魯梭夫。我已對伊哥爾·瓦西里維奇提過了。

瓦爾瓦娜：他怎麼說呢？

（茲汪佐夫皺着眉頭離開他們。）

巴希金：他沒有說肯定的話。

瓦爾瓦娜：那麼就僱用摩克魯梭夫吧。

巴希金：也許你想瞧瞧他吧？

瓦爾瓦娜：幹什麼？

巴希金：哦，不過讓你認識認識他罷了。他在——這兒。

瓦爾瓦娜：那麼，很好。

（巴希金走到廳裏去。瓦爾瓦娜在她的記事簿上寫了點什麼。巴希金和摩克魯梭夫一塊回來。後者是一個圓臉的，矮小的人，眉毛始終驚異地揚起，雖然他微帶笑容，可是他的樣子却好像要罵人似的。他穿着警察的制服，屁股上掛着一枝手槍。他噉咯一聲地把腳後跟一併，接着必恭必敬地做了一個立正的姿勢。）

摩克魯梭夫：鄙人——能得到給您効勞的機會，真是不勝光榮之致。

瓦爾瓦娜：好極了，好極了。你還穿着制服嗎？我聽說警察都被解除武裝了。

摩克魯梭夫：一點兒不錯。因為近來我們穿着制服上街危險，所以，儘管我身上帶着武器，我却穿着普通的上衣。可是在目前，由于暴徒生起了捕風捉影的期望，因此他們便冷靜下來了——所以就懶得帶指揮刀了。

瓦爾瓦娜：你打算多嗜來給我們上工呢？

摩克魯梭夫：雖然在行動上我一直沒有過來幫忙，可是在思想上我早就有心來給您服務。您要是高興的話，那我預備明兒就到森林裏去。我只有一個人，並且：

瓦爾瓦娜：你覺得這個暴動——支持得久嗎？

摩克魯梭夫：一個夏天光景。然後便要下雨打霜了，要在街上遊手好閑廝混，並不是一件有趣兒的事。

瓦爾瓦娜（淡然一笑）：只有一個夏天嗎？革命是不大靠天氣的吧？

摩克魯梭夫：可是——對不起——當然靠天氣！冬天冷。

瓦爾瓦娜（還微笑着）：你是一個樂天派。

摩克魯梭夫：大概警察同寅都是樂天派。

瓦爾瓦娜：哦，真的嗎？

摩克魯梭夫：一點兒不錯。因為他們都相信自己的力量。

瓦爾瓦娜：你幹過軍隊嗎？

摩克魯梭夫：是的，我幹過。在伯姆魯克預備大隊。我做過陸軍少尉。

瓦爾瓦娜（伸出手來）：那麼，再會，保重。

摩克魯梭夫（親親她的手）：感激之致。（噠咯一聲地把腳後跟一併，從屋子裏倒退出去。）

瓦爾瓦娜（對巴希金）：他好像一個傻瓜，對不對？

巴希金：像傻瓜並無妨礙。瞧瞧聰明人——你把機會給了他們，那他們便會把世界弄得翻過來；好像他們翻你的口袋一樣。

巴夫林神父（對巴希金和伊麗查委達）：非絕對讓牧師自由傳教不可，要不然，就不會有結果。

（格拉菲娜和秀娜攙着伊哥爾·布萊却夫上。屋子裏沉默起來。他們都注視着他。他皺緊眉頭。）

布萊却夫：怎麼樣？爲什麼忽然一來你們都不說話？你們一直囁嚅喳喳，噹噹咕咕來着：

巴夫林神父：我們因看見一件意外的事情大吃一驚：

布萊却夫：看見什麼？

巴夫林神父：看見一個人被攔着：

布萊却夫：被攙着？人到了鑿足不能自制的時候，難道他不應當被攙着嗎？被攙着，真是！……摩克依，耶霞·拉甫特也夫給放出來了沒有？

巴希金：對啦，所有的犯人都給放出來了。

茲汪佐夫：沒有政治犯了。

布萊却夫：那麼耶可夫·拉甫特也夫有了自由，沙皇倒變作犯人了嗎？巴夫林神父，你對這件事情有什麼高見，咳？

巴夫林神父：我對這樣的事情一竅不通，可是，照鄙人的意思說，最好是先把這些人想說的是什麼，想做的又是什麼，作一個精密的考察……

布萊却夫：當然是選一個新的沙皇。要是沒有沙皇的話，那大家準把彼此的脖子掐斷……

巴夫林神父：今天你的氣色好極了；你的病勢顯然是減輕了！

布萊却夫：對啦——我的病勢減輕了；你們兩對夫婦，還有你，摩克依，讓巴夫林和我獨自在這兒待一回兒。秀卡，你不用走。

（巴希金走到廳裏去。茲汪佐夫夫婦和陀斯狄加葉夫夫婦到樓上去。一兩分鐘以後，瓦爾瓦娜走到樓梯中段來偷聽。）

秀娜：爸爸，你躺下吧。

布萊却夫：我不想躺。喂，巴夫林神父，也許你是爲了教堂裏的鐘才來的吧？

巴夫林神父：不。我來拜望您只是想瞧瞧您那日漸見佳的貴體，而您的確比以前強多了。可是，想到

您爲了使我們這城市和市院的面目一新起見，在過去您所捐助的大量樂善好施的捐款：

布萊却夫：你幫我祈禱得並不適當。你瞧——我越來越糟了。我不想再把錢付給上帝了。到底，我爲什麼要付呢？我已經付過很多了，可是我得到了什麼好處呢？

巴夫林神父：您的捐款：

布萊却夫：慢着！我有一個問題問你：上帝應不應該自問有愧？爲什麼他要讓人非死不可？

秀娜：哦，請您別談死吧！

布萊却夫：你不要響！你聽着得了。我不是說我自己。

巴夫林神父：您不要因這樣的思想來使自己煩惱吧。只要靈魂是不滅的，死有什麼關係呢？

布萊却夫：那麼，爲什麼要讓靈魂擠在一個骯髒的，狹窄的肉體裏呢？

巴夫林神父：教會不僅把這個問題看作無益和徒然，而且：噯：

（瓦爾瓦娜在樓上把手帕蒙住嘴笑。）

布萊却夫：別這麼噯呀呀的！還是老實對我們說吧。秀娜，你記得那個喇叭手嗎，噯？

巴夫林神父：在亞力山得娜·伊哥洛芙娜跟前：

布萊却夫：哦，沒有關係！如果她要活下去的話，那她就得知道。我已經活得很久了，可是現在我要

問你：你爲什麼活着？

巴夫林神父：爲教會服務：

布萊却夫：這一層我知道，我知道你爲教會服務！可是你遲早總是要死的，對不對？這究竟是什麼意

思呢？巴夫林，爲什麼——我們要死呢？

巴夫林神父：您的問題是不合理的，而且是沒有結果的。請您原諒我——可是您現在應該想到的，並不是凡世的事情……

秀娜：你怎麼說這樣的話！

布萊却夫：我是凡人——我是澈頭澈尾的凡人。

巴夫林神父（站起）：凡世不過是塵芥罷了……

布萊却夫：塵芥！那麼你就是他媽；那麼你自己就得知道凡世只是塵芥。塵芥——可是你却穿着網法衣。塵芥——而你却帶着金十字架！塵芥——而你却是又貪心又吝嗇的人……

巴夫林神父：你在這個少女面前不斷地說出這樣罪大惡極的話……

布萊却夫：少女，少女——誰使她……（瓦爾瓦娜很快地跑上樓去。）他們訓練像你這樣的傻瓜，就跟他們訓練追兔子的狗一樣；你就靠了叫化子基督大發其財。

巴夫林神父：您的疾病使您的脾氣暴躁，還使您發起火來，就跟野豬似地咆哮……

布萊却夫：那麼你走了嗎，噫？哈哈……

（巴夫林神父退場。）

秀娜：爸爸，您不應當煩燥，這樣只是使你更糟。您多暴躁啊！

布萊却夫：不要緊！我一點也不懊悔！媽的，那個牧師就讓我受不了！你學乖點兒吧。我是有意這樣幹的……

秀娜：我完全知道：我又不是個孩子：也不是個傻瓜！

（茲汪佐夫在樓梯上出現。）

布萊却夫：自從那個喇叭手來過以後，他們便斷定說我已經瘋了，可是大夫對他們撒謊！秀娜，大夫說的話你相信不相信？

秀娜：我相信您：我就只相信您：

布萊却夫：好姑娘！別害怕，我的頭腦清醒極了。大夫知道。不錯，我猛烈地攻擊某種東西。可是，有誰不想知道死是什麼：或者生是什麼的呢？是不是？

秀娜：我不信您的病重。您應當離開家。格拉菲娜說得對！您得好好兒治一治。誰的話您也不要聽。布萊却夫：誰說的話我都聽。現在我們要試一試治病的巫婆了。也許她對我有效呢？正是她要來的時候了。痛在咬我：就好像：一個可怕的念頭在咬我一樣：

秀娜：好爸爸，住手！哦，我的親爸爸，我的好爸爸——您別捶了！躺下，您躺下吧：

布萊却夫：躺下的時候，痛得更厲害。這就等於讓步。好像比拳一樣。而且——我想說話。我非對你說點話不可。你知道——事情是這樣的——我住錯了一條街！我掉在許多陌生人裏邊：我在陌生人裏邊過了三十年。可是，我不願意你也碰到這樣的事！我父親一向是撐木筏的。而我——瞧瞧我：我不能對你解釋了。

秀娜：不用着急，靜靜地說吧：像您平常對我說故事的時候那麼說吧。

布萊却夫：那不是故事——我一向對你們說的都是真事。你知道嗎：這些個牧師，沙皇，和縣長：我要



這群混蛋幹什麼？我不相信上帝。怎麼會有上帝呢？你自己明白：也沒有好人。好人少得就跟：就跟假貨幣一樣！你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嗎？現在他們都捲進到該死的戰爭中去了——簡直是瘋了！可是我跟他們有什麼相干？伊哥爾·布萊却夫跟他們有什麼關係？而你：現在，怎麼能跟他們在一塊過活呢？

秀娜：您別擔心我吧！

占妮亞（就在這個時候進來）：亞力山得娜，唐莉亞跟她哥哥來看你，此外還有一個人：

秀娜：讓他們等一等好了。

占妮亞：你去吧。我有話要跟父親說。

布萊却夫：難道我有話要跟你說嗎？

秀娜：那麼，你得留意不要說得太多了！

占妮亞：教訓我！什麼話！伊哥爾·瓦西里維奇，佐布諾娃來了！

布萊却夫：秀卡，回頭把那些年青人帶到這兒來——好不好？（秀娜退場。）喂，去把你的佐布諾娃

拿來！

占妮亞：一回兒。我想對你說的事情是：亞力山得娜跟安德烈伊那個沒出息的表弟要好得不得了。你自己要放明白，他是配不上她的。我們已經收留了一個叫化子，現在，請你去瞧瞧他那副支使人的德性吧。

布萊却夫：阿金妮亞，你知道，你就跟一個惡夢似的——你真是個惡夢！

占妮亞：再說下去，你高興罵我，你就罵吧！可是你得禁止她和那個且丁打情罵俏。

布萊却夫：還有別的事情嗎？

占妮亞：米蘭妮亞要在這兒住下去：

布萊却夫：爲什麼？

占妮亞：她很不幸。逃兵搶劫尼庵，宰掉一頭母牛，偷去兩把斧子，一張鋤頭和一捲麻繩：真是可怕極了！還有唐拿特，我們那個看森林的——他留住幾個怪人。他們就住在一所小木屋裏：

布萊却夫：好像誰跟我情投意合的時候，那他準跟別人並不情投意合似的。

占妮亞：你應當跟她講一講和：

布萊却夫：跟米蘭妮亞講和嗎？爲什麼？

占妮亞：你當然應該：你知道你的身體：

布萊却夫：好吧：那麼我跟她和解好了：我會對她說——『請原諒我們的罪過』：

占妮亞：對她親切點兒：（出去。）

布萊却夫（嘟囔着）：『請原諒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原諒我們的債主。』到處都是撒謊：他媽的

……（瓦爾瓦娜進來。）

瓦爾瓦娜：爸爸，我聽見媽媽對您說起斯狄潘。且丁：

布萊却夫：對啦：你什麼都聽見，你什麼都知道：

瓦爾瓦娜：且丁是個誠實的人，他不會對亞力山得娜要求一筆大嫁奩費的，並且他是她一個好伴侶。

布萊却夫：你不是很慎重的嗎？

瓦爾瓦娜：我會仔細注意過他：

布萊却夫：你這麼關心的究竟是誰呢？喲，這一群人！

（尼院長米蘭妮亞和占妮亞進來，跟在她們後面的達伊西亞站在門口。）

布萊却夫：噯，瑪拉霞。咱們講和吧，怎麼樣？

尼院長米蘭妮亞：好呀。真是一個礙手！無緣無故見人就罵：

布萊却夫：『請原諒我們的罪過』；瑪拉霞！

尼院長米蘭妮亞：我們用不着討論罪惡。你別再胡鬧吧！瞧瞧世上正在鬧開的人事！沙皇——救世主

沙皇——被人趕下了王座。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主已把他的信徒打進了黑暗和地獄；他們都瘋

了，他們都在自掘墳墓。賤民造起反來。柯波梭沃的農婦當我的面拉直嗓子嚷着說她們才是真正的

人民。她們這樣說：『咱們的丈夫，士兵，才是人民！』你覺得這句話怎麼樣？你會聽說過有被看

作人民的士兵嗎？

占妮亞：這是耶可夫·拉甫特也夫老說的一句話：

尼院長米蘭妮亞：縣長革職，而來接任的却是一個名字叫奧斯摩洛夫斯基的錄事。

布萊却夫：又是個胖子。

尼院長米蘭妮亞：昨天尼古德主教這樣說：『我們已經到了破滅的前夜；僧侶的權力能統治嗎？從聖

經時代以來，統治人民的是：那隻爲劍和十字架所武裝的手！』

瓦爾瓦娜：在聖經時代他們並不崇拜十字架。

尼院長米蘭妮亞：聰明的小姐，請你別說吧！新約和舊約是不是裝成了一個合訂本？十字架也就是劍！你又來了！關於什麼時候和什麼東西是受崇拜的，我相信，主教比你知道得多。你們都是一批野心家，你們因王座的傾倒而感到快樂。留神你們的歡樂不要變成血淚。伊哥魯希卡，我想私自跟你說一句話：

布萊却夫：難道我們又要來大吵一場嗎？很好，我們談一談吧，可是要回頭談。女郎中快要進來了。瑪拉霞，我想把病治一治好。

尼院長米蘭妮亞：佐布諾娃是個有名的郎中。一般大夫遠不如她。經過她看以後，你還可以跟活神仙潑洛柯皮談談。

布萊却夫：什麼，頑童們叫他做潑洛波特伊的那傢伙嗎？我聽說他是個無賴。

尼院長米蘭妮亞：喂，喂，好啦！你怎麼可以說這樣的話？你把他叫來瞧瞧吧！

布萊却夫：行，把潑洛波特伊也叫來吧。我今天覺得好了點兒，除了我的腳：似乎更高興似的。我覺得什麼事情都好像怪有趣兒似的：阿金妮亞，把巫婆叫進來。

（占妮亞出去。）

尼院長米蘭妮亞：啊，伊哥利，你還：不要緊！

布萊却夫：你說得對：一點也不要緊……

占妮亞（回來）：她說大家都得到屋子外邊去。

形院長米蘭妮亞：唔，那麼，咱們出去吧。

（他們全出去。布萊却夫坐在那兒一面咯咯地笑，一面撫摸他的胸和腰。佐布諾娃進來。她歪著嘴——不很明顯，可是剛好看得出來——並且朝右邊吹氣，同時，她把右手貼在心上，並且好像魚鱗擺動似地拍擊她的左手。然後她靜靜地站着，把她的右手朝臉上掠過。）

布萊却夫：你在幹什麼——對魔鬼祈禱嗎？

佐布諾娃（用唱歌的聲調）：嗚，所有你們這些邪氣和疾病啊！去！遠遠的離開上帝的僕人而去！從即日起，吾神要用咒語永久將你們趕走！台甫叫作伊哥利的老爺啊，您好！

布萊却夫：大爺，你好；你剛才是在追趕魔鬼嗎？

佐布諾娃：乖乖，沒有的事——人怎麼可以跟他們發生關係呢？

布萊却夫：要是你有必要的話，那就可以。牧師對上帝祈禱，可是你不是個牧師，所以你要對魔鬼祈禱。

佐布諾娃：哦，您說的話多可怕啊！只有傻子才說我跟魔鬼有來往。

布萊却夫：大爺，要是你跟他們沒有來往的話，那你就什麼也幫我辦不了。牧師曾爲我對上帝祈禱過，可是上帝拒絕幫助我。

佐布諾娃：老爺，您準是在開玩笑，您所以要說這樣的話，正因爲您不相信我。

布萊却夫：如果你是直接從魔鬼那兒來的話，那我就會相信你。可是，當然你一定聽說過我是個浪子，對人很厲害，而且死要錢：

佐布諾娃：這樣的話我聽說過，可是，我不相信您會捨不得把錢給我點兒。

布萊却夫：大膽，我是個罪大惡極的人，上帝拿我毫無辦法。上帝已經拋棄伊哥爾·布萊却夫了。因此，要是你和魔鬼沒有交情的話，那你最好是去替鄉下姑娘打胎吧。這就是你的買賣，對不對？

佐布諾娃：噯，人家說您是個橫衝直撞的人，這話真是對極了！

布萊却夫：喂，你想撒什麼謊呢？快說吧！

佐布諾娃：我從來沒有學過撒謊。您對我說說，您是怎麼樣病的，您那兒痛。

布萊却夫：我肚子痛。厲害極了。就在這兒。

佐布諾娃：噯，你知道事情是這樣的：只是您不要把我說的話告訴人家：

布萊却夫：我不說。你別害怕。

佐布諾娃：病有黃病和黑病兩種。就是一個大夫也能把黃病治好，可是黑病呢，牧師禱告也好，和尙

唸經也好，都不能把它趕走！黑病是從邪神那兒來的，而且這種病只有一種藥好治它：

布萊却夫：噯？——這是不是一種既不死也不好的病呢？

佐布諾娃：這種藥很貴。

布萊却夫：當然！我早就知道。

佐布諾娃：老實說，有了這種病，您就非跟邪神來往不可。

布萊却夫：和撒旦魔王來往嗎？

佐布諾娃：噯，不是直接和他來往，可是：

布萊却夫：你能辦到嗎？

佐布諾娃：不過——您千萬不要把這個話對人家說。

布萊却夫：哦，你給我滾吧！

佐布諾娃：慢着：

布萊却夫：滾，要不然，我可要揍：

佐布諾娃：您聽我說：

格拉菲娜（從廳裏）：他不是叫你走嗎？

佐布諾娃：你們這些人怎麼啦？：

布萊却夫：踢她出去！

格拉菲娜：你滾吧——裝得像一個巫婆！

佐布諾娃：你才是巫婆！瞧你那副怪樣子：哦，你呀：但願你們兩個人既不能睡覺，也不能安靜！

兩個女人出去。）

布萊却夫（環視周圍，嘆一口氣）：咳咿！

（尼院長米蘭妮亞和占妮亞進來。）

尼院長米蘭妮亞：你不喜歡佐布諾娃嗎——她不合你的意嗎？

（布萊却夫沉默地凝視着她。）

占妮亞：她是個性子暴躁的女人！人家過份稱讚了她，所以她變得自大極了。

布萊却夫：瑪拉霞——你覺得怎麼樣——上帝的肚子痛過沒有？

尼院長米蘭妮亞：別發傻吧，你：

布萊却夫：我相信基督老肚子痛——因為他吃魚過活：

尼院長米蘭妮亞：伊哥爾，別說了。難道你想惹我冒火嗎？

（格拉菲娜回來。）

格拉菲娜：佐布諾娃爲了受到鬧氣要賠償費。

布萊却夫：阿金妮亞，給她幾個錢吧。瑪拉霞，對不起，可是我累了——我要回到房裏去。沒有比跟傻

瓜說話再累的了。那麼，格拉卡，扶一扶我：

（占妮亞退場。）

（格拉菲娜扶他出去。占妮亞回來，用訊問的眼光望住她姊姊。）

尼院長米蘭妮亞：他裝瘋。完全是裝的。

占妮亞：你這樣想嗎？我懷疑：

尼院長米蘭妮亞：沒有關係。讓他去自得其樂吧。要是他的遺囑在法庭裏引起爭執的話，那麼，這樣的裝瘋以後對他是不利的。達伊西亞是一個證人，還有佐布諾娃，巴夫林神父和那個喇叭手——人數多着呢。我們可以證明，這個人立遺囑的時候，他的神志是迷惘的。

占妮亞：哦：我真不知道要怎麼辦：

尼院長米蘭妮亞：噯，我來教給你怎麼辦。唉，你呀：以前你會那麼急到要結婚！我叫你嫁給巴希



金。

占妮亞：這已經是古老八十代的事了！以前，伊哥爾就跟一隻蒼鷹似的——你自己還妒忌我呢。

尼院長米蘭妮亞：我？爛貨，你瘋了嗎？

占妮亞：哦，現在來互相責備有什麼用呢？

尼院長米蘭妮亞：天呀！她說，我妒忌她！我？

占妮亞：潑洛波特伊怎麼樣？我們好不好叫他進來？

尼院長米蘭妮亞：爲什麼不好？我們找他來的，我們同意這樣幹的——然後一下子——你又不要他了

！你別管。去叫他預備一下，然後帶他進來。達伊西亞！（達伊西亞從廳裏進來。）怎麼樣？

達伊西亞：我什麼也打聽不到。（占妮亞離開這個屋子。）

尼院長米蘭妮亞：爲什麼？

達伊西亞：她什麼也不肯說。

尼院長米蘭妮亞：她什麼也不肯說，這是什麼意思？你應當把她的話給挖出來。

達伊西亞：我試過了，她一味像隻貓似地呼呼直叫——見誰都罵。

尼院長米蘭妮亞：她罵什麼呢？

達伊西亞：稱他們全是騙子。

尼院長米蘭妮亞：爲什麼？

達伊西亞：她說你們只是想把那個人逼得發瘋。

尼院長米蘭妮亞：她對你這樣說嗎？

達伊西亞：不，對活神仙澆洛波特伊說。

尼院長米蘭妮亞：可是他怎麼說呢？

達伊西亞：他只是坐在那兒，說些個有趣兒的話：

尼院長米蘭妮亞：有趣兒的話？你呀，你這個蠢貨！聖人說的是預言，你這個傻瓜！坐在廳裏，一下也不許離開那兒：廚房裏還有誰沒有？

達伊西亞：摩克依在那兒：

尼院長米蘭妮亞：唔，去吧？（走近布萊却夫的門邊，敲門。）伊哥利，活神仙澆洛波特伊來了。

（占妮亞和巴希金帶活神仙澆洛波特伊到屋子裏來。他穿着一雙草履，一件齊膝的，沒有雪白的棉布襯衫，胸口上掛着無數的銅十字架和小神像。他的樣子令人生長：他的頭髮又濃又亂，他的鬍鬚又長，又密，又多，他的動作是抽搐而急促的。）

澆洛波特伊：噓，多大的煙草味兒！準把你們的靈魂悶死：

占妮亞：師父，誰也沒有在這兒抽煙：

（澆洛波特伊做出冬風怒吼的聲音。）

尼院長米蘭妮亞：喂，等他出來再作法吧：

布萊却夫（由格拉菲娜扶着出來）：瞧瞧他：原來他已經來了！

澆洛波特伊：不要害怕！不要慌！！（模仿風聲。）一切都是灰塵，一切都要過去！格里沙爬上天了

梯，爬上去，掉下來，被劉希和拖走。

布萊却夫：也許他是指拉斯蒲丁吧？

潑洛波特伊：沙皇退位，王室淪亡，罪，死，腥，臭，各據一方！嗚——嗚——嗚！暴雪狂下，暴風狂吼。（模仿風聲。用他的杖指住格拉菲娜。）站在你身邊的女人是魔鬼的化身。把她趕走！

布萊却夫：我要把你趕走！你別瞎扯。米蘭妮亞，是你教他這樣幹的嗎？

尼院長米蘭妮亞：你還有什麼話說？發瘋是教出來的嗎？

布萊却夫：好像他們都能：

（秀娜很快從樓梯上跑下來，後面跟着安唐妮娜和且丁。然後茲汪佐夫夫婦和陀斯狄加葉夫夫婦下來。潑洛波特伊用杖在地板上和空中畫符，可是他什麼也不說。低著頭，思索地站着。）

秀娜（跑到她父親身邊）：這幹什麼？這玩的是什麼花樣？

尼院長米蘭妮亞：你不要開口！

潑洛波特伊（好像說話很困難似的）：讓異教徒睡不安寧，讓時鐘滴滴嗒嗒擺動不停！天靈靈：傻子

吾神靈靈：他便走得安安靜靜：行，行！魔鬼選定，魔王歡欣，你便放肆狂吟！午夜已近，雄鷄大

鳴，喔——喔——滴——滴——嗒，嗒——滴——滴——一個異教徒的末日便告來臨！

布萊却夫：不壞！本事顯得不錯！

尼院長米蘭妮亞：別打岔吧，伊哥爾，別打岔吧！

潑洛波特伊：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對人家說什麼呢？

安唐妮娜（惋惜地）：哦，可是他一點也不可怕！

潑洛波特伊：他們捻死了三顆蛋的卵子，還把它給埋了；可是，也許該我們跳一跳舞吧？那麼好，我們跳吧，現在要大鬧天宮了！（起初一面低聲地唸唸有詞，一面頓腳，然後聲音越來越大，並且狂跳不已。）啞嘶啞嘶，噯吧噯，啞嘶啞嘶，啞嘶啞嘶，啞嘶啞嘶，啞嘶啞嘶：要是你不能，那你就完蛋，啞嘶啞——呼——呼，把你的腦袋去撞墳墓！噯：鬥吧，盆吧——到底你有什麼可聞？啞嘶，啞嘶，這是煙不！魔王和他的犧牲品大開其心，哦行，哦靈，他唯我獨尊，世界上只有他孤家一人！巫婆查卡他瑪把他捉住放在她的腰部，哦，這個淫婦！他逃不了呀，這個罪人，這個好色之徒！一點不錯，伊哥爾羅生來就要挨受痛苦：

秀娜（急叫）：哦！把他趕走！

布萊却夫：原來你們想嚇唬我，媽的皮！

茲汪佐夫：這樣惡心的事情該停止了！

（格拉菲娜跑近潑洛波特伊，他便不停地旋轉着，對她揮動他的手杖。）

潑洛波特伊：噁咳，噁咳，噁咳，噁咳！妖精，轉過身去！

（且丁把潑洛波特伊的手杖搶去。）

尼院長米蘭妮亞：你幹什麼？你以為你是什麼人？

秀娜：爸爸，叫他們都走吧；幹嗎您悶聲不響地坐在那兒？

布萊却夫（用一個急燥的姿勢）：慢着；慢着。

（澆洛波特伊坐在地下竊嘆急叫。）

尼院長米蘭妮亞：你別碰他！他的靈魂出竅了！

陀斯狄加葉夫：要是他的靈魂這樣出竅的話，尼院長米蘭妮亞啊，那他只有死路一條。

茲汪佐夫：起來！趕快——滾！

澆洛波特伊：嗚……吾神……在那兒呀？（模仿狂風的聲音。）

（占妮亞開始哭起來。）

伊麗查委達：他學得不像……好像在奏二重曲似的！

布萊却夫：你們都給我滾……你們張着嘴在這兒瞧够了……

秀娜（傻裏傻氣地頓腳）：你這怪物，走吧！斯狄帕，攆他走！

且丁（抓住澆洛波特伊的頸背）：走吧，聖人，站起來！（兩人一塊退場。）

達伊西亞：他今天還不大可怕。要是給他喝了伏特卡的話——那他比這樣可怕得多……

尼院長米蘭妮亞：誰要你說話的？（打她一個巴掌。）

茲汪佐夫：難道你不害羞嗎！

尼院長米蘭妮亞：什麼？在你面前害羞？

瓦爾瓦娜：阿姨，您冷靜點兒吧……

占妮亞：天在頭上……什麼話！

（秀娜和格拉菲扶布萊却夫在榻上躺下。陀斯狄加葉夫站在那兒出神地望着他。茲汪佐夫夫婦領

占妮亞和尼院長米蘭妮亞退場。）

陀斯狄加萊夫（對他的妻子）：咱們回家吧，靈查，咱們回家吧。布萊却夫的情形不好。很不好。還

要舉行示威呢：咱們應該去參加一下。

伊麗查委達：他學隨風的神情，不是奇妙得很嗎？我真想像不到：

布萊却夫（對秀娜）：這都是尼院長幹的：

秀娜：您覺得難受嗎？

布萊却夫：她：給一個活人：辦喪事：

秀娜：告訴我：您是不是更難受？我去叫大夫來，好不好？

布萊却夫：不，不用去。那小丑——他竟說起幾句跟王國有關的話來：又是什麼『天靈靈，傻子吾神

靈靈』：你聽見他這樣說嗎？

秀娜：您應該把這樣的話忘記才是：

布萊却夫：行，我們都把定忘記吧！你去瞧瞧他們在幹什麼：留神不要讓他們跟格拉菲娜爲難：街上

在唱什麼歌？

秀娜：您別起來吧！

布萊却夫：那裏面什麼都臭了的王國——快要滅亡了：我什麼也看不見了：（起來，用一隻手扶着桌

子，擦眼睛。）『你的王國來了！』什麼王國呢？畜生！王國：『我們的天父啊，您是：』不：這

是不對的。如果你要處死我的話，那你算是我的什麼父親呢？爲什麼？誰都要死嗎？究竟爲什麼？

唔，讓他們——可是，爲什麼我應該死呢？（搖搖欲墜。）怎麼樣？伊哥爾，怎麼啦？（啞着嗓子大嚷。）秀娜：格拉卡：大夫！嘿，有人——魔鬼！伊哥爾：布萊却夫：伊哥爾！

（秀娜，格拉菲娜，且丁和達伊西亞朝布萊却夫身邊跑去，當他想要靠近他們的的時候，他搖擺不定地幾乎倒下。外面的歌聲越來越大了。格拉菲娜和且丁扶助布萊却夫。秀娜衝到窗前去把窗子打開。歌聲顫進了室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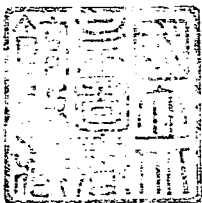
布萊却夫：這是什麼？又是——喪事——歌唱我離開這個世界！秀娜！誰？

秀娜：過來，過來看！

布萊却夫：啊，秀娜！

（幕落。）

四九，五，二十七日譯完。



## 本 會 出 版 新 書

### ★友 誼 叢 書★

- 保衛和平！保衛文化！……………遼 遠 等譯 100元  
從對比中看一個新世界……………陳 兵編 120元  
列寧博物館巡禮……………雪 原譯 130元  
A·波格雷士金……………遼 遠譯 80元  
劇場藝術和電影藝術的界線……………勞 信譯 250元  
蘇聯藝術的發展……………劉汝醴譯述 220元

### ★友 誼 文 藝 叢 書★

- 仇敵……………高爾基著，勞 信譯 190元  
同志及其他……………高爾基著，勞 信譯 320元  
去年夏天……………盧卡西維支著，劉崇慶譯 220元

### ★俄 文 學 習 叢 書★

- 初級俄語文法（修正本）……………柳 思編 500元

發 行 旅 大 友 誼 書 店



FEB. 11 1950

11 3 11

# 伊哥爾·布萊却夫

友誼文藝叢書之九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初版

著者	M. 高爾基
譯者	芳信
出版	旅大中蘇友好協會
印刷	友誼印刷廠
發行	旅大友誼書店

大連中山路青泥窪橋

9.55
3-42
7)